



安陽集卷第三十五

宋忠獻魏王韓琦著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奏狀 劉子附

罷相辭免兩鎮

臣伏蒙聖慈特降制命授臣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充陳州鄧州節度使判相州者臣備位歲久自顧無狀抗章避位屢瀆聖聰而陛下聖監哀憐先賜手詔諭以開許之意臣嘗因奏謝具述臣已忝三公之列不同資秩未崇者罷日則有遷拜乞只守本官補外今既獲典鄉郡已為

罷免之榮而蒙陛下復進官資任兼將相在臣
愚短固知不可勝克又况總帥兩鎮恩命非常
自本朝以來臣僚未嘗有此除授中外聞聽實
爲駭愕臣尋曾面奏罄竭誠懇今來遷秩蓋陛
下已示眷遇之異更不敢固辭惟是兼領兩鎮
非臣所當伏望陛下上循祖宗舊制深惜國體
亟行追寢以安愚分則陛下保全之大賜也

第二

臣此者抗章避位得請鄉邦而蒙陛下更進官
資兼領將相之重此人臣之至榮極幸者臣愚
自視已不能堪則大恩惟是兩鎮之崇自國朝

以來臣僚未嘗并授前而對日已曾聲極開陳
退復具劄子辭免伏奉詔諭未賜俞旨夙夜震
恐無地所能自容臣豈不知寵命非常特出陛
下聖意以示眷臣之禮至隆至厚臣雖百殞何
以報陛下不次之遇其如祖宗舊制惟宗室近
屬方有茲拜臣若於至榮極幸之外復竊陛下
眷禮之厚踰越常制不自度而處之則是開邇
臣希望僭忒之源自臣而始以致陛下命令爲
永久之誤茲臣之大不忠也何以勝天下之責
哉欲望聖慈深監血懇非有緣飾僞妄之辭特
詔有司胡麻止除一鎮則上不隳朝廷典憲之

舊下以安愚臣廉介之守中外聞聽孰曰不然
臣必望睿明早賜開可免頻冒大戮干瀆不已
臣無任昧死陳請激切之至

第三

臣近累辭免總帥兩鎮之命誠已殫盡日須可
報乃煩再賜詔諭不允所乞荷恩量已終不違
安臣竊觀前世勞舊之臣人主欲厚其禮遇始
必大推恩賞及甚知被寵之過愧而不敢當者
終則矜而許之是故君臣交美見稱於後陛下
視唐郭子儀如何人哉再造唐室功蓋天下至
除太尉則以特多奔競欲身變浮俗遂蒙避不

受後除尚書令則以太宗昔嘗為之又復堅避
代宗皆從而不拜此不亦君臣之交美哉今臣
二府備位妨賢最久宰政無狀苟免大戮而退
陛下即以陳鄧二節并以付臣既臣僚未嘗除
授所以屢瀆聖聽不敢為僭倖之始且臣之望
子儀固霄壤之相邈不當輕引以為據然輒舉
此而為陛下言者兩鎮非常之命切於辭而得
請也伏望陛下以堯舜聰明之聖下照愚陋早
降睿旨改除一鎮以成微臣斷斷一介之志則
陛下從人之美固光耀古今矣臣無任昧死陳
請激切之至

第四

臣伏蒙聖慈特差中使李友詢傳宣男忠彥已
依所乞令試所有恩命及第宅更不許辭免令
早入謝者承命感栗未知所報辭第之請臣方
欲再瀆聖聽今更不敢繼入文字即具表稱謝
次其兩鎮之命緣自國朝以來臣僚未嘗除授
臣已三上劄子辭避前面對日亦曾懇叙不敢
當之理日望特賜俞允且臣今來獲解柄任既
得出補鄉郡陛下乃命兼領將相寵進官秩長
男得試館職次男遷官而又有甲第之賜自近
世以來宰相罷去未有如臣之恩禮優異者陛

下待臣可謂至矣臣上體陛下眷遇之意已俱
不敢再三避免惟兩鎮之命伏望聖明察臣於
義實不可當非是過為矯飾早降睿旨改除一
鎮兼自來甚有貼麻體例臣謹伏私第哀祈激
切之至

辭避賜第

臣伏蒙聖慈特差幻當御藥院王中正傳宣賜
臣見住居第者臣待罪歲久此幸得請補外聖
眷推恩已極優異唯賜第之寵在臣更難克當
况自來政府臣僚在京儼官私舍宇居止比比
皆是茲乃常事若臣獨被恩賜豈得自安欲望

特回聖念亟賜寢罷寒儒之乞稍獲寧處

第二

臣近蒙聖慈差勾當御藥院王中正傳宣賜臣
見住居宅臣尋具劄子上奏辭不敢當竊聞已
降勅付閣門據見賃官宅間數賜臣者臣塵污
冢輔苟免罪黜既得出補鄉郡而陛下推恩太
過臣已不能勝荷今復錫以居第重出意外臣
豈不知陛下眷禮之厚固不易得然輔臣出入
乃朝廷常事若陛下以臣之故一開此例恐非
經久之便臣所以規規不已願賜寢罷者非自
飾潔廉以欺罔陛下蓋愚慮及此伏望睿明垂

察亟如所請臣上全國體而臣免負稠重叨冒
之愧

乞男忠彥召試中等與館職

臣竊聞已有聖旨臣長男忠彥特與館職臣此
來忝冒之過夙夕未知所處而陛下加意眷臣
又復恩及子舍可謂殊常而絕異矣臣欲罄寫
肝膈必期寢罷慮陛下方推厚禮不得悉如所
乞然在理當請湏合陳露伏覩前朝輔臣子弟
有得預館殿之職者必先召試中等然後推恩
男忠彥欲望聖慈特令學士院校試依試到等
第施行或不中程即如常例既免濫廁美職又

協朝廷舊規老臣僥榮太至日自羞愧

永興軍乞移鄉郡

臣澁瀝血誠上干聖聽必祈矜允敢違竄誅伏
念臣遭會三朝玷塵冢輔十年備位無補國家
而復宿疹嬰纏寢成衰憊丞弼之重不可冒居
是以累上奏封請避賢路陛下察其至懇卹以
久勤特推異恩使爲郡於鄉里不謂邊臣輕動
釁起緩城陛下以西顧之憂乃改授臣以陝右
總帥之任數加光宗諭義難以辭臣自赴職以
來夙夜傾竭冀有以副陛下委注之意而幸天
嫉狂孽諒祚遽然自亡嗣童訴哀情實效順今

其使薛宗道等賫表再至朝廷已差韓縝劉航
赴延州與議凡有處置盡以成算付之况西界
飢喪相繼窘困方甚今急來送款其情可見朝
廷所命必皆一一承稟疆候平謐指日可期重
念臣入夏以來腹疾頻作牽連故疾益以虛悴
雖加藥艾尚不支持兼臣陛辭之日親奉德音
候西事稍寧即令臣却知相州陛下欲全舊恩
必猶記此處分且臣昨罪宰柄本覲稍均勞逸
當朝廷急難之際臣安敢更避煩重今羗醜屈
伏將容復好亦是朝廷許臣老病少求休息之
時伏望聖慈早降俞旨俾臣還守相州舊任犬

馬之賤既獲養於餘生天地之仁固難酬於茂育臣無旌祈俟命激切之至

第二

臣再傾悃悞仰叩睿明天地之仁必從所欲竊念臣自去年秋厚陵終事即連上章乞還宰柄不惟以丞弼之任久媿妨賢亦自顧疾病之軀稍期均逸陛下照其誠實假以恩榮命守鄉邦以安衰病不謂赴任有日驟然易此帥權當是時陛下方宵旰憂邊而臣以忠義內激不敢苟避慨然西來強率昏疲以荅信任若狡羌肆孽未已臣固願以死自效今虜雖歸款朝廷已議

開納使人在境疆候即寧乃陛下全舊恩矜老臣復許其息肩養疾之時也兼臣自五月後來一向藏府不調故疾相參困劣殊甚軍書民務動致滯留所以瀝懇訴天願還相州舊任少諧頓攝實荷生成伏望聖慈便賜開允指揮更免素累干犯宸聽臣不勝朝夕俟命哀祈激切之至

第三

臣近陳乞還守相州舊任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愚誠已竭必覬矜從天聽未回唯知泣訴伏念臣稟賦愚朴既老且病此當帥職誠出

勉強若邊烽尚警敢不以死而扞寇讐及先嗣
已馴亦願養痾而存視息而陛下諭臣以首渠
嚮順備豫於暇時况今郵延等四路帥臣皆是
朝廷極選委以經畫則地近易爲處置臣昨來
叨領一道兵寄蓋緣事出權宜疆候即寧理當
廢罷兼臣自入仲夏便苦積疹淹延氣體久虛
頓覺不任劇事且犬馬有疾猶能極聲長鳴顧
望主恩幸一寬其守禦代勞之事今臣羸憊如
此不勝犬馬顧望之情陛下豈不念之哉欲望
聖慈更不賜詔答使降俞旨令臣還守相州舊
任免填溝壑上累至仁臣無任朝夕俟命哀祈

激切之至

第四

臣三上表奏乞還守相州一本詔答未蒙賜可
豈禮數未盡更俟哀祈抑愚言甚微不足感動
徊徨怵迫弗知所從臣伏聞匹夫之有疾病勞
苦必呼天以自聲者安知天之必聽也其意以
謂洞然在上而臨已無所闕隔苟呼之無有不
徹而應者也若臣脫宰柄之重而就總帥之劇
方壇場有警豈敢以勞苦辭今羌酋既順而宿
疹乘臣乃臣疾痛自呼之時也伏况事平之後
許還舊任大哉聖諭猶在臣耳豈同夫高天邈

然不可知其聽否也凡臣聲其區區切到之懇於陛下至于三矣而陛下不即垂聽使臣抱匹夫之疾而呼猶未已陛下寧不矜憐之伏望聖慈察臣所陳不是矯妄乃職局當罷衰病可去之時俾還鄉郡獲養舊病物性既安於所宜君言亦踐於無戲天地恩施糜軀曷酬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震惶之至

第五

臣今月十二日男祕書丞充祕閣校理忠彥齋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慈以臣再上劄子乞還守相州舊任不允者一夫不安其所尚軫睿慈

臣之訴以誠豈無恩惻從而後已罪敢逃誅今詔旨諭臣特以羌變難知邊備宜謹責臣豫慮未容辭疾以去臣復思之戒心雖未易保然使人繼至朝廷將許其納款非如訓兵伐罪之際在於此時僅若無事邊備雖不可弛然有諸路守帥分制閫外非必多病昏疲之餘獨可倚辦且臣初辭重柄本祈均佚今積衰疹愈難任劇當疾勢可治之時陛下若念其久勞少賜息肩之地即異時氣體稍完猶可為陛下之用苟此而不顧必俟某疾及膏肓先犬馬而填溝壑始憐而信之固已晚矣伏望早降俞命俾還舊守

得諸休養實荷再生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之至

第六

臣伏蒙聖慈以臣五上劄子乞還守相州特降詔書不允者血誠已竭而君父不為之信邊患將弭而朝廷過為之憂若不重瀝肺肝必期開允則老臣孤遠遂同無告之人竊念臣向在近司已嬰宿疹然當時病根尚淺筋力粗可枝梧自今久疾以來精識頓然昏忒苟不容其治養得遂少休則最爾微軀必致隨先朝露長辭盛世不盡孤忠且當西轡之初臣則便膺帥任雖

力效駑淺而一無毗益凡所指授無不親承廟略陛下儻許臣罷去豈無奉行成筭之人可繼臣之後者况西人所議且夕當稟朝命若謂事平之後尚須經畫則臣累陳四路之帥聞見至近責之備豫則必人盡所謀當此之時陛下何惜不早擇材者代臣使還鄉任則臣犬馬之賤荷陛下再生復免好權竊位不自量力之毀陛下亦無顧遇舊老強之以疾有傷恩禮之薄既以保愚臣一介之節又以彰大君全育之宜中外聞之孰云不可臣不勝勤勤懇懇哀祈俟命之至

臣准樞密院相繼遞到詔書二道伏蒙聖慈以
臣累上劄子乞還守相州不允者呼天以訴雖
若未聞惟疾自量固難中止緣茲得罪是亦甘
心竊念臣昨罷冢司獲叨鄉守誠知過幸蓋本
均勞自西事暴興遽然易此帥任臣不敢輒辭
老朽義當奔赴急難自到任以來夙夜經營卒
無明效加以寵榮之過災釁自生疾病嬰纏殆
涉時序近雖稍能牽強其如精識頓衰總制大
權顧在廢者豈容冒處况夏人至延州請命議
事多日朝廷處置大得其宜聞已許宗道暫還

諒旬浹之間必再齎誓表過界則長安開府理
當先罷以釋戒心之疑其向去備豫之方不過
浚黃城池繕完兵械訓練軍馬審探事宜此乃
諸路帥臣本職當行之事至于將佐官屬亦悉
能選擇保薦又凡事自皆直稟朝廷則臣之在
雍不同用兵之時或有施為朝廷若且要存此
虛名耶何人不能勝任故臣當此之際謂陛下
可以留念舊物少垂寬假之恩伏望矜宥珍之
已深信德音之前諭俾臣亟還本郡少息昏疲
則臣餘生乃陛下所賜此身未殞圖報可知臣
無任孤誠懇切瞻望哀祈之至

臣男祕書丞充祕閣校理忠彥至伏蒙聖慈特賜傳宣撫諭以臣疾病令更自將理所乞相州爲西事未了不令更入文字者陛下遇臣乃隆於父母之愛惟臣訴上亦思盡螻蟻之誠感泣以言聖明當謀伏念臣進以孤直不立朋援唯知忠義是爲報國故當艱難險阻之事未嘗輒有辭避向在兩府通及一十二年雖身有宿疹每遇夏秋復多爲脾泄所苦然在假告近或三四日遠亦不會出旬則能出赴朝參不妨職事今臣已六十一歲涉歷憂患固多氣血日衰不能

勝任疾病自入夏來藏府復泄脅氣采虛動作逮月餘日全然妨廢視事近雖勉強而出頓覺昏疲唯是肌骸止存皮骨臣因自忖度若疆事未息且盡此殘喘枝梧尚恐有誤國家無益大計况今羌雛送款遣使再叩延安朝廷已遣韓縝等與議始雖少有違異終必俯伏從命臣故於此時深望陛下念臣攀附二聖粗竭忠力特垂舊恩許臣還守鄉邦少遂休養况盛時難遇真主難逢猶幸一二年間氣體稍完復思展效不忍默默甘與犬馬司盡陛下若謂事平之後尚須處置緣今四路帥臣所治皆接西入境

界百聞不如一見終是易為經營永興去諸路各一十餘程邊事既難遙度不免却牒本路詳酌只是空費文字往還其實何益又慶曆中與契丹再議通好之後富弼自樞密副使曾出於河北宣撫及元昊將許封冊是時臣充樞密副使范仲淹充參知政事亦曾相繼出往陝西河東宣撫今朝廷將容西人請命若遣一府大臣一赴西邊經制事既日覩則朝廷易為聽從何必責臣久病精神竭耗之餘謂可倚任其敗事必矣今臣男忠彥回闕敢附此血懇重干宸聽伏望天地之造早允前請臣平勝孤誠迫切哀

祈俟命之至

修仁宗實錄畢乞不推恩

臣昨奉勅提舉編修仁宗皇帝實錄近已了畢見抄錄進呈次臣竊以仁宗臨御天下四十二年其間事迹至多兼自前有中書樞密院時政記并日曆所各積壓下十餘年文字未曾編修昨來遂旋伺候了當方行撰次及散下諸路取索臣僚墓誌行狀多以年祀之遠難於尋究以至經歷年歲若非修撰官王珪等與檢討官負多方檢證殫極聞見究心纂集則不能成此大典使煥然詳備臣雖有提舉之名緣補外已父

未嘗少施分寸之力竊見宰臣李沆呂夷簡曾
提舉編修太宗實錄及三朝國史並曾陳請書
成更不推恩皆蒙朝廷俞允兼臣昨赴陝西日
已曾而奏將來書成乞依李沆呂夷簡之例亦
蒙恩許欲望聖慈只以修撰官王珪以下有累
年編削之勞各賜優加賞典臣守藩在外但有
提舉名目殊無他效許從李沆呂夷簡之例施
行若朝廷將來設有推恩臣至時必不避干瀆
睿聽懇以死請得如奏而後已

辭免河北四路安撫使

臣伏蒙聖慈特差中使劉有方齎年詔賜臣以

地震河朔涉秋冬未止川防潰決里民流離且
大名爲天下襟喉之地將以授臣兼欲除臣河
北四路安撫使及有方口傳宣旨亦如詔意者
惟君使臣當即降命而先馳使指委曲爲諭者
此乃陛下加禮老臣過示仁卹且慮犬馬之誠
或有所蘊度幾得以自達也幸甚幸甚竊念臣
昨以夏秋久疾不能當西帥之重累具奏牘披
瀝血懇乃得還守鄉郡陛見之日陛下矜臣狀
貌知其未安故許臣亟赴本任臣今藏府雖稍
寧息然肌骸依舊虛劣近復氣攻左臂舉動頗
艱神識眊然飲食殊減見臣方調理未得痊平

況到任才及百日方諧保養若遽然又當煩重
則臣衰老如此精力有限雖欲繼之以死實恐
有誤國家惟陛下天地父母之恩若容臣更養
疾三五月間俾其氣體漸完始降成命則臣奉
承聖寄或可勉強臣又念昨在陝西當羌人絕
好邊鄙用兵之際凡有處置朝廷尚動加沮詰
不甚應副孤危自視無所施設賴陛下聖明垂
照方獲善退此來河朔地震水災之後生民失
業人情震駭妖異仍作近古未有全在朝廷加
意軫慮多方拯濟則可以紓一方之患豈但徒
臣北京便爲消伏之策至於朝廷合與應副之

事若復似陝西一皆沮而不行則陛下雖得命
世大賢使當此任料亦不能少濟臣素稟愚
朴何以勝其大責哉唯陛下深監前事無俾老
臣重居有過之地兼河北定州真定府瀛州三
路從來朝廷謹擇帥臣得以專制蓋凡百耳目
相接易爲裁處今若又置西路安撫使以總之
則恐徒翻空文使逐處愈難承稟故昔日程琳
陳執中知其無益並曾辭免只當大名一路朝
廷悉從其請如陛下俟臣稍康必徙臣於北都
臣亦乞如程琳陳執中例只充一路安撫所貴
事不務於虛名職可修於實效臣無任感恩望

聖激切哀祈之至

第二

臣伏蒙聖慈特差中使李焯舉齎賜臣詔勅及傳宣撫問就差臣判大名府充河北路安撫使仍聽便宜從事者臣衰病餘生賴陛下大恩得假守鄉里以遂調養甫及百日殊未補復而陛下以北道繼有地震水災之患不以臣無狀付此重寄臣上體聖意丁寧諷諭當強率疲劣不敢再有訴免然前者劉有方回臣已附奏定州真定府高陽關三路唯朝廷謹擇帥臣使得專制別事者耳目相接易為裁處故昔日程琳陳

執中臣大名府亦曾差充河北路安撫使尋各以此辭避遂只當大名一路若將來徙臣北京亦乞如程琳陳執中之例臣今却授勅充河北一路安撫且臣昨所陳請蓋欲朝廷不崇虛名使逐路各展實效庶幾不誤朝廷處置兼臣自去年疾病之後精神頓覺減耗不類日前若忝竊權任不自量力却致曠敗雖陛下以重責加臣何益國事欲望睿明照此別賜指揮許臣只充大名府路安撫使以安愚分臣見交割相州公事與通判訖且在本州候得俞旨進發再乞只充大名府路安撫使

臣輒傾愚悃仰冒聖聰顧權任之非宜在衰疲而當訴竊念臣自前年秋以被疾之久得還補鄉郡到任未及百日蒙陛下特遣中使劉有方齎手詔賜臣以河朔地震水災將以授臣大名府兼欲除臣河北四路安撫使臣以所患尚未痊復尋具懇奏且乞更容治養仍以定州真定府高陽關三路從來朝廷謹擇帥臣得以專制蓋凡事耳目相接易爲裁處今若又置四路安撫使則恐徒翻空文使逐處愈難承稟相次蒙再遣中使李舜舉賜臣詔勅就差臣判大名府充河北四路安撫使臣接叙前說乞只充大名路

安撫使又蒙降詔不允當是時河朔一路新經大災異民惟餓殍棄業而去者道路不絕臣上體陛下宵旰憂勞累詔付委之意牽強承命不敢固辭走職以來雖罄竭愚短思副責任之重而卒無籌畫以救凋敝玷辱恩遇已踰朞歲頓陛下聖德所感去年夏秋連得大稔流庸歸復疲瘵一蘇緣邊震壞城壘並已修築完固至于定州真定府高陽關三路又皆得良帥鎮靜疆垂晏然北虜絕無事宜重惜盟好兼臣犬馬故疾日益日深當一道可虞之時安敢不以死自效今幸安恬如此若尚冒此職實爲冗長須至

復申前請欲望聖慈垂恤沛然賜詔許臣依昔
日陳執中程琳各以河朔無事得辭一道安撫
之例令臣只充大名府路安撫使臣若宿疹未
甚發作且可支持猶冀勉率尪孱葺綏所部或
有毫髮上報睿仁

第二

臣伏蒙聖慈以臣陳乞只充大名府路安撫使
特賜詔書不允者愚衷所訴蓋居職之匪安聖
意未俞敢貪權而遂默竊以臣前年冬奉勅就
差判大名府兼河北路安撫使其時當地震水
災之後民流失業臣猶以爲定州真定府高陽

關路各有帥臣自可撫綏所部若更置河北路
安撫使則徒翻空又使列郡愈難承稟凡三曾
具此奏免郎非今日始有辭避况河朔自去年
以來繼獲豐稔編戶安復逐路守帥皆得時才
經畫邊垂安靜臣於此時尤不當冒處茲職不
惟陳執中程琳前有成例請更以近事明之昨
西邊以綏城釁作朝廷命臣判永興軍府兼陝
西經略安撫使後以羌雛請命事宜漸息臣以
久病移去朝廷遂只差錢明逸充永興軍一路
安撫使其鄜延環慶秦鳳路帥臣得以各修職
事至此有何妨闕兼臣向以多疾獲罷守任本

冀稍休僻郡以養殘軀不意連當事至繁責至重之處故臣宿疾之作無暇攝治纏綿累歲肌骸益以尪瘠識慮益以昏耗幸此無事之際誠望陛下垂憫老臣篤寒力殫使少寬負載之勞特降指揮令只充大名府路安撫使不攬國家因事處置不失其當而於愚臣以義去就亦安其分

安陽集卷第三十五

安陽集卷第三十六

宋忠獻魏王韓琦著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奏狀劄子附

北京乞就移徐州

臣直寫危惛冒聞慈聽願加憐於老疾俾稍就於安全竊念臣自治平四年秋懇罷冢司請從外補不獨以素餐之久大懼滿盈蓋復以宿疹所嬰庶諧治攝陛下照其誠實即賜矜允不意西垂騷動北道震災繼督尪疲使當重責義難辭避力竭虛弱及此三年偶逃曠失始命許均

勞逸而于今尚困劇煩加以臣連歲以來入夏
之後脾胃疾作泄注不止精神益耗皮骨僅存
深虞漸向暑炎其勢愈加平昔向遇朝廷急難
之際臣敢不效死而前此幸一路豐穰兵民安
恬狄人敦好邊候晏然是陛下可以垂軫舊老
少容休息之時也近雖蒙詔旨得解三路安撫
之職然大名當國北門之衝事實不少固非養
疾之地伏望聖慈特回天地之造就移臣徐州
一任以其地偏事簡漸得訪求醫藥安心調餌
三二年間猶覩殘軀粗遂平適苟蒲柳之質未
至極衰然大馬之誠尚期有報

第二

臣近以連歲以來夏秋多病今一路無事乞就
移徐州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但疲所訴
莫匪至誠眷諭有加未垂恩可重慈哀叩必覲
矜從竊念臣歷輔三朝惟殫一節以孤忠而自
進承累聖之誤知向以備位冢司久妨賢路懇
求補外以治宿病陛下始命均逸鄉邦而亟使
當西北繁重之任臣雖衰朽尚且力自牽勉以
副陛下宵旰之憂今幸北道歲豐兵農安謐而
臣積年抱疾根本日深每至夏秋則其勢增劇
大名衝會之地其實不能支持譬夫馬牛已竭

力耕代勞之用老且病矣而尚且暮驅之不使
休息則恐有傷養育之恩不得無將死溝壑之
歎也欲望睿仁加惻早賜就移臣徐州一任俾
羸駑之質稍從芻秣之便歲月差久膚革粗完
則其區區報主之心固不敢忘

第三

臣伏蒙聖慈以臣再乞就移徐州特賜詔書不
允者臣竊以被疾而辭劇人臣量力而知退也
推恩以從欲聖主察誠而貴恕也故量其力當
退而不退則必速貪權之禍察其誠當恕而不
恕則有傷御下之仁茲臣所以不避重誅固以

誠請至于再三者惟陛下察而恕之不傷至仁
使免趨於禍敗也重念臣犬馬之疾留伏曾脅
積成大孽根柢已深加以仍歲以來脾胃頓弱
自夏涉秋泄注不止精力耗劣不能自持向遇
朝廷有急難驅策尚且勉強承命然責任既重
思慮益勞宿疹因而乘之內戕日甚今幸一方
安恬農畝屢登至于邊垂寂無警候陛下不於
此時容一久病老臣俾脫去衝要付之事簡之
地稍從治養必俟其膏肓之釁危不可解填棄
溝壑期在旦暮然後憐其所訴蓋無及矣欲望
陛下矜臣迫切之懇謂非矯妄早降睿旨許從

前請儻螻螳之命知可保於餘生則天地之恩固不忘於再造

第四

臣近三上章乞就移徐州伏蒙聖慈特差入內供奉官勾當御藥院李舜舉齎賜詔書不允所乞者恩禮之重非衰朽之所克勝睿訓矜存感深以泣固當上稟聖諭以免一時違忤之罪然於去就之分理有未安君父至仁而懷情不盡亦豈免異日隳敗之誅何者蓋自北道地震水災民流去貫方朝廷以四路綏御之柄今以屬臣當此之時臣勢有可辭而不以為辭今災震

既息流徙既復民和歲穰幾至無事而又去三路之煩而就一道之簡可以無辭矣而辭之由外而觀臣則有若所措倒錯而圖安已甚在臣自省則以為前日之不辭者力猶可勉今日之必辭者疲不任劇而猶貪冒權任勢將顛踣則上不能勅宣陛下利澤下不能深究兵民疾苦中不能完養老臣久衰之氣是朝廷重易臣一州而俾臣負三不能之患恐非陛下所以厚仁恩念舊物之本意也臣識具材術固無足過人如天性所得之多而私心自信之篤者唯至誠朴忠爾今臣以朴愚之誠叩陛下儻陛下垂聽

而哀憐之使養疾僻州避遠要劇物性得所則
疾平可望兼臣尚有餘懇謹附李舜舉面奏孤
危之迹夙夜彷徨幸陛下早賜安全則天地之
恩臣雖九殞不能上報

到魏二年乞移邢相州

臣竊以事君無隱懇必期伸陳力不能病焉難
強此傾危悃諒惻聖衷伏念臣自解冢司繼膺
重寄勉當西北之事粗殫夙夜之勤而臣稟氣
早衰連年被疾夏秋之際未嘗少寧腹脅之間
積成深患以至精神日耗皮骨僅存大名當北
道之衝庶務尤劇比瘳昏拙幸及再蒞雖思矍

鑠臣以自持實覺疴疲之不逮欲望聖慈特矜老
舊田賦保全就移臣邢相一郡稍留歲月訪求
醫藥苟未殞於餘生補報國家冀少施於異日

第二

臣近以連年被疾到任再蒞乞就移邢相一郡
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以疾辭煩此固人
臣之分推恩從欲未回君父之慈重剖孤誠必
期可報竊念臣早以非才多病獲解近司本圖
均逸而少休俄歎服勞之不暇方辭西帥又易
北都事務益叢寄責愈重臣若犬馬之軀粗健
蒲柳之質未衰猶當策勵疴孱補報萬一其如

宿病寔劇累歲莫瘳脾胃久虛而易傷形骸至
悴而不復精神殆竭瞻視日昏况當一遣之會
衝固已二年之牽強苟覆益之照終恠則填壑
之光可悲伏望陛下少思簪履之微特回天地
之造矜此肺肝之上訴出于筋力之不支早賜
俞音俾遂前請儻被再生之施惟堅效死之心

第一

臣近以連年被疾到任再朞兩具劄子奏乞就
移邢相一郡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臣聞
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也子嬰久疾訴于其親
未有不哀而憐之者故雖有煩重之事則不忍

勞之懼其疾之增也苟有求治養之便則俯而
從之庶其體之安也必俟疾愈然後責以幹蠱
克家之道未有不竭力盡志以報其親者也臣
衰拙無狀過膺重委不幸得疾淹久逮此累歲
北都衝會之地任越再朞心力耗殫自顧不可
勉強仰而訴于陛下再三矣螻蟻之誠不能感
動仁聖是將填棄溝壑無有生理恐傷君父所
以垂恤臣子之意伏望陛下稍念舊物早賜哀
憐特降俞旨就移臣邢相一郡使久病之軀既
免嬰煩重之事又得從治養之便若犬馬之疾
漸獲平愈則豈敢惜草芥之命忘報大恩

第四

臣近以連年被疾到任再暮兩曾奏乞就移邢
相一郡至此多日未奉俞旨今却聞有加恩再
任之命夙夜震駭益無容處之地竊念臣累歲
以來宿疹加劇北門衝會之地自顧不能牽強
所以殫竭誠懇謂能感動仁聖陛下若以臣所
陳謬妄意在邀勒朝廷則當明加竄殛以誠不
忠儻以臣犬馬多疾衆所共知君父之慈理當
垂卹即望早賜檢會臣累奏就移邢相一郡漸
冀調養以全衰朽風聞果實決不敢當

北京辭免加節再任

臣近以連年被疾到任再暮三曾奏乞就移邢
相一郡今月二十二日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
奉官勾當御藥院劉有方齋到告各一道伏蒙
聖慈改授臣永興軍節度使再任判大名府者
復司完鑰仍換節旌恩與願違敢畢愚懇伏念
臣久勞多病日瘁一日而猶遲徊強勉不敢亟
去甫及二歲然後決請於朝廷者重辭陛下北
顧之託冀閱其日月之久而筋力不支然後有
可從之理今乃蒙改恩遣使再委重寄丁寧賜
諭不許訴免上心圖舊可謂隆厚矣在臣愚分
益以難處且前日之所以辭是力不勝劇也若

今日之所以受是有邀而後得也名為辭劇而實若邀而得之此豈事君之道而非臣之素守也陛下即哀臣既憊不忍遂廢猶如臣前請俾顯醫藥心休體佚自有生意大馬未斃尚效餘力矧封門衝會非養病之地儻再勞歲月或殘軀不保是寵之適足以害之也恐非陛下所以愛老臣之意伏望特回鑒照曲全衰朽早賜就移臣邢相一郡使便調養形骸雖榮苟完得之有時溝壑未填免哀憐之已晚罄輸血懇决俟矜從所有勅告不敢祇受臣已牒北京權送左藏庫收掌聽候 朝旨

第二

近上章辭免加恩再任乞如前請就移邢相一郡伏蒙聖慈降詔不允者君命雖嚴臣誠當審有不敢免勢難復陳其合必辭輒罄愚說伏念臣自解政柄曾不得少均勞逸連當西北重寄首尾五年今守鄴都幸越再歲久疾衰憊日不能支所以力丐閑州稍圖治養陛下不以駑騫疲頓謂可勝任一遣挾持三降詔諭丁寧開曉欲其必從臣竊思之臣老病加劇屢以誠訴陛下未加軫惻且使再司留鑰不過勉強顛踣臣愧猶淺若加恩換節則理不可當蓋臣之委

質惟上所使豈有先推寵典然後期以受命事
君若此臣獨胡顏况臣名品已重分量已溢辭
隆戒滿尚恐招悔更茲叨竊其實難處臣所以
義當堅避必得請而後已也伏望陛下俯回鑒
照特追新渥許仍舊節俾之再任徇一夫必至
之懇全老臣自處之分免曠素節期報大恩

第三

臣近再上劄子辭免恩命乞仍舊節俾之再任
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血懇已殫宸慈未
諒敢冒誅竄終期聞允竊念臣本以嬰纏久疾
不堪劇事幸茲再歲輒以誠請覲得閑僻之地

少安衰朽天高聽遠不能感動而乃特加恩典
委以再任臣既屢辭不獲更不敢以病軀自顧
願効犬馬雖卒致僵仆無所憾矣亦望陛下推
父母之愛委曲全護無使臣盡瘁許國而晚涉
邀寵之迹亟追換節之命不為收汗之難則授
受之間上下兩得此聖詔所謂君使臣以禮而
臣事君以忠也

謝令男忠彥撫諭

臣今月二十二日男忠彥奉使契丹過府具道
朝辭日面奉聖旨令到北京特加撫諭臣老拙
無狀日極衰疲惟懼曠墮有孤寄任豈意陛下

不遺舊物尚賜記存兼臣男忠彥才不過人歷
事尚淺亟被選擢將弊虜境往來由臣治所衆
論以爲至榮父子遭會聖明優異如此惟堅忠
孝之大節少酬天地之殊私臣無任

到魏三年乞納節移邢相

臣近兩上表乞還旌節就移邢相一郡再煩詔
諭未賜恩允豈螻蟻之懇不足以感動天聽邪
將陛下以臣所陳矯妄苟避煩劇之任邪夙夜
震恐愈不能安是敢仰冒重誅復罄其說竊念
臣素有宿疹結伏脅下加以藏府累歲未嘗調
適當氣血未衰之時頻以藥石攻治猶可枝梧

今年老體虛飲食減退故疾勢乘此有加無瘳
近復流注手足時發攣痛臣之此患衆所共知
非敢造作上罔君父大名當北門衝會事務喧
冗殊無頃刻之暇以自調養况勉率疲悴已過
三年臣又聞天道抑高神理害盈而臣坐尸厚
祿無補聖時宜貽身災以示陰譴陛下若於此
時許臣辭將相之重改邢相一州使得親近醫
藥少逭滂盈之罰則餘生再造在陛下今日一
言也伏望不賜詔答早降俞命免臣哀訴不已
益重干黷之罪臣無任虔祈激切之至

第二

臣近三上表願納旄節就移邢相一郡伏蒙聖
慈特降詔書不允臣竊以父母之視其子唯疾
則爲憂臣子之事于君不能而後已今大名當
衝會之地事務至繁復兼一路安撫之任而臣
抱疾累年積成沉痾以至形骸尪瘠精神耗瘁
幸而罄此駑劣已越二年自度殘軀更難勉強
所以夔傾悃悞上叩仁聖願解將相之重易處
閑郡少期休息以便醫藥而天高聽遠尚未有
愜然開允之意則是子疾已甚而父母不爲之
恤臣力不逮而君上不容其退非填棄於溝壑
則蒙被於罪誅必然之理也不勝夙夜危迫之

誠伏望陛下推父母憂疾之心察臣子知止之
分更不賜以詔荅早降俞旨螻蛄微命庶幾保
全天地大恩如何報塞臣無任哀祈激切之至

第三

臣近四上表以連年被疾不堪劇事願還旄節
就改邢相一郡伏蒙聖慈特降詔荅不允臣便
合仰遵訓諭勉效所職然遇陛下不遺舊老恩
卹素降故敢不避重誅復得申其悃悞竊念臣
犬馬之齒今已六十有五前去七十止有五年
而宿疹日深困劣殊甚桑榆之景指刻頽落北
都臨控衝要牽強朽拙已踰考績之期所以屢

剖血誠真得一閑僻之地治養殘骸不使紛冗
之務日夕攻戕枉殄生理則螻蟻微命陛下之
再生也若陛下以未至僵仆本容量力直俟駕
蹇委棄于溝壑之下始加憐惻蓋無及矣伏望
稍回聖念早俞前請辭意重複瀆過再三不賜
矜從終難自己臣無任哀祈激切之至

第四

臣伏奉詔書以臣久病乞納節換郡螻蟻之懇
未垂矜照竊念臣之積疹稔在睿聽至蒙遣使
近賜傳問謹因其復命輒再具劄子附聞若其
自當要劇實痛三年衰病之軀不能勉強固已

詳陳之矣陛下仁性堯舜一塵省覽雖北道獨
臣可倚猶將哀憐而聽其去矧方今耆哲俊德
任于外者不一皆可擢以代臣有足竟望下北
顧之慮何特強延劣不堪之餘哉竊疑前奏未
獲上達故有今詔伏望陛下天地父母涵育愛
卹察臣前陳危懼許移邢相一郡臣之餘生殘
質可保與否繫陛下今日德音一發爾雖然臣
決知陛下不忍置臣於不可保之地也臣無任
虔祈激切之至

第五

臣近累上表以久疾不堪劇事到任已越一年

懇還將相之印庶就閑州少安瘁質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仍斷來章者此見陛下眷倚之意至隆至厚自顧犬馬何以爲報然臣孤誠迫切所訴已煩竊惟睿明無幽不燭而獨臣有若未照者所以不避蕭斧之戮復此披露伏念臣早辭宰任得從外補本覬少均勞逸而迄今首尾六年連處西北要劇之地寄責殊重憂勞日深宿疹乘之未嘗少寧適幸而大名之任已越三暮方朝廷進權群材日新百度之際當得精明健之臣推行恩詔以濟治功而臣疾病累年心力殫耗衆務叢委動覺不能勉強儻陛下

此時俾臣還上旌節改守邢相一郡庶可以親近醫藥完養衰殘歲年之間或能再備驅策必若不矜老朽未許息肩雖丐請頻仍一切不回天聽俟其職事墮敗昏謬有迹監司明糾朝儀公行陛下雖欲救臣不可及也上以損陛下不忘舊臣之惠下以喪愚臣知止易退之節始終之義恐非兩得况聖詔謂久勞者當處以逸陛下既知馭臣之道理當然矣豈忍不少假老臣螻蛄之命踐而行之哉伏望深垂軫察檢會臣累奏早降俞旨施行臣以有旨斷章更不敢上表

第六

臣近以犬馬多病不堪劇事願納旄節改治假郡伏蒙聖慈特差入內供奉官李憲齋賜詔書湯藥曲加撫諭矜臣臂痛發作如要醫官陳易簡可即奏來不令再上文字者此見陛下覆育之意過於天地隆於父母感極以泣未知所報然臣有危切之懇因得冒聞聖聽竊念臣稟氣素劣宿疹已深藏府累年未嘗寧適縱煩國醫診視且非急遽可治之疾若得於事少地偏之處以歲月調養猶有痊復之望今大名併廢外尚一十五縣民務至冗河防多慮使傳交馳而臣以衰病之軀當此煩重故形骸日悴精力俱竭况茲勉強實滿三年此時陛下若不特加恩惻俾遂息肩則填棄溝壑指期可俟伏望睿明深察早俞前請許臣只守本官就移邢相一郡免罹陰譴盡荷聖仁

第七

臣近上劄子以累上表願還將相之印庶就閑州少安瘁質乞早降俞旨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篤力不任終歸斃路危誠屢瀆亦速竄誅惟等死以難逃幸蓋高之或聽伏念臣積氣留脅久成大痾藏府累年未嘗寧適殘軀日以

枯瘠衆人之所見知今歲入夏以來病已發作
近嘗加艾數百卒無小瘳大名當國北門庶務
繁總雖欲勉強實戕生理所以累形奏牘上叩
睿仁冀易閑州少諧治養而老臣孤遠雖罄竭
肝膈終未能感動聖衷夙夜震憂愈無所措臣
竊見韓絳在鄧以素有先塋之誓懇乞休退陛
下雖未即如請亟命移領許昌俾從鄉里之便
况臣守魏已越三歲抱疾殊久大明在上必無
偏照慈親之愛豈有不均但恐宵旰所勞思未
及此伏望陛下念臣雖衰朽無狀然累朝舊物
租輸忠力直以老病不能當劇投訴君父少加

憐察特依近例許臣還上旄節就易邢相一郡
天心從欲苟貸餘生神理害盈免貽陰譴

劄子

臣罄剖血誠不避煩瀆天聽念臣早以犬馬多
疾久冒宰職懇求補外冀便調養不意連當西
北重任事益煩委臣受國恩深敢不盡力柰何
臣嬰纏宿疹日甚一日氣攻兩脅發作無時近
復流注手足右臂艱於舉動去歲藏府直至終
冬尚不堅固將來入夏必是轉難支持皆由臣
竊祿過優故身被此災譴大名處北道襟要庶
務紛冗自度衰劣不能勉強臣已上表乞納旄

節改治閑僻之地伏望陛下推天地父母之仁
曲軫舊物察其老病不堪劇事許臣只守本官
就移邢相一郡幸其事簡得近醫藥俾延殘喘
實荷再生臣無任虔祈激切之至取進止

到魏四年乞移鄉郡

臣近以再任實滿四年多病不能久當要劇已
兩上表乞納旌節就易鄉便一郡血誠雖至天
聽甚高日覬俞旨沈然未下今月十一日忽然
風氣發作右髀一支即時不能舉動尋加艾服
藥連日急攻幸而疾勢遂衰不成殘廢此乃天
戒盈滿陰示戕罰伏望陛下曲矜舊老益困沉
痾特推大恩而存餘生不使無告而趨死所率
頒可詔改治偏州俾臣得愛養精神補完氣血
少休歲月或就痊平則天地至仁宜何以報臣
無任祈天俟命哀鳴迫切之至

第二

臣今月二十一日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
勾當御藥院劉有方到府伏蒙聖慈傳宣撫問
以北京地重籍臣且今在任不湏更上封章者
聖意丁寧謂猶可任病軀勉強實已不支今方
拙疹之有加蓋恃至仁而敢訴伏念臣冒榮過
量憂職早衰自西解於帥權復北膺於闕寄宿

疹間作比歲相仍大府當衝無時少暇精神坐
耗皮骨空存頃因再任以來通及四年之久遂
申前請日覬俞音不謂特走貴璫親傳天語陛
下之眷誠厚不許辭煩愚臣之意未通唯知灑
泣沉臣素餐之咎陰譴不容旬日前右髀一支
驟纏風恙雖火攻亟用救治稍痊而疾勢不輕
去來未知若尚嬰於冗劇必隨及於廢殘臣竊
見呂公弼昨帥秦遊以疾請汝陛下惻然垂允
遽易河橋旣而以所患未平又求宮觀陛下即
除宮使以便養頤唯臣久病已疲再任已滿前
後懇奏略不能感動聖聰得非過忤之深自取
跡異夙夜惟念愈不遑處伏望陛下廣無偏之
施推不忍之慈勿使勞苦而屢以呼天且矜骸
觶而勢將就死早收使節改治方州止期歲月
之間浸求醫藥之效則白骨更肉盡自生成亦
心置人如何報塞臣無任感天荷聖哀祈激切
之至

第三

臣伏蒙聖慈差降中使傳宣撫問賜臣移判相
州勅一道及押醫官副使陳易簡診視臣已上
表稱謝竊念臣冒寵踰涯連年被疾如近嬰於
風痺實自致於身災罪以不避再三屢祈慈惻

果特回於睿睽得還治於本邦惟天地施不報
之仁使螻螻有再生之望臣雖百殞何塞萬分
其陳易簡臣欲令詳究病源熟議合服藥劑更
留三兩日即遣赴闕次蓋恃至仁不勝戰懼臣
兼覩文彥博賈昌朝李昭亮前在大名府移替
之日有旨並令交割公事與轉運使一員發赴
本任竊聞韓絳已許朝覲既到闕見辭恐須稽
留日數欲望檢會前來體例早降指揮許臣只
交割公事與轉運使一員訖發赴相州所貴便
遂養頤上符恩卹

納北京再任加恩告勅并支賜申狀

近蒙降到勅告一道改授永興軍節度使判大
名府令再任并遞中承領得支賜中書劄子一
道尋並牒送大名府於左藏庫寄納具劄子辭
免今日六日蒙賜詔書已允所乞并別降到勅
一道令再任已祇受訖者右具如前所有上件
加恩勅告并支賜中書劄子各一道今差隨行
使臣奉職張世昌赴中書投納謹具狀申中書
門下謹錄狀上

甲寅秋乞致仕

臣近以年老多病上表乞守本官致仕伏蒙聖
慈特差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勾當御藥

院劉有方齋賜詔書不允及傳宣撫問令臣不
得更上封章者病質將顛輒茲告老詔恩加卹
未許歸休重竭丹愚終期軫惻竊念臣昨任北
都衝會之地四周歲籛病力不支屢瀆宸嚴乞
還鄉守卒蒙開可少獲便安而臣祿過災生天
不容祐宿疹攻作更甚曩時今四體所存但有
皮骨一身自視已極膏肓若猶顧戀寵榮不知
正足一旦溘先朝露則臣死有餘責况臣犬馬
之齒更百餘日已是六十八歲七十致政日月
幾何臣所以決求引去者蓋望陛下垂惻舊臣
於此二三年前許歸田里使得安心治疾以保

餘生斯則特出陛下優異之恩不從常例上以
隆陛下善養老之德下以免老臣不量力之罪
中外聞之孰不勸激若令必俟年及則自是經
禮常典允在百辟皆得還事何以異於衆人兼
劉有方備見臣形骸病悴絕然不類舊日臣之
所許豈敢欺罔聖明欲望陛下天地之造察臣
前所懇述早賜矜允則臣生平死日敢忘至仁

第二

臣近以衰年多病再上表陳乞致仕伏蒙聖慈
特差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勾當內東門
司劉惟簡齋賜詔書不允及傳宣撫問以臣不

同庶官宜體朝廷眷待之意不令更上封章必
難從者臣輒還君事輕冒天威而煩陛下兩遣
使人曲加訓諭恩禮優異事極殊常遠近歎驚
衰疲改觀螻螻之賤如何報塞唯恃仁卹重此
披露竊以七十致政禮之大方然及期而不能
去者多而未及暮而能去者鮮蓋貪權貪祿人
之常情知定知退上之高節臣之此舉豈欲專
矯常情而自取高節哉誠以材微福過天理不
容貽此身災頻年被疾精神日以昏耗筋力難
於勉強方朝廷求治有爲之際不能堆行法制
少救凋殘夙夜駭憂莫知所措若尚宴安鄉郡

不思退藏雖陛下常賜保全而天下之責不淺
臣所以決然告老不自惑者實望陛下念臣
宣力三朝久勞多病得於七十以前不循常例
許以退身田里治養宿疾安然待盡則陛下大
恩雖天地之造不過也萬世所觀足爲榮耀一
時之勸實厚風俗君臣之義可謂兩得矣且陛
下愛臣撫臣如此之至而臣將再瀝危懇願遂
雅志者豈敢故有違忤自掇廢棄哉蓋臣子以
疾求退仰訴君父察情觀過理或可矜必貸重
誅賜以俞命

第三

臣近以衰老多病三上表陳乞致仕伏蒙聖慈特差入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勾當內東門司裴昱齋賜詔書不允及傳旨撫問令臣體認累降旨命宜寢所乞者老病乞骸入臣常分而煩陛下三遣使指累諭德音訓撫丁寧不容謝去雖簪履服御之舊未忍遽捐顧犬馬疾疹之餘何由自效恩深報淺感極涕零臣聞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而臣頻年以來宿恙攻作精神日耗疲劣異常久安鄉邦坐竊厚祿當止不止可謂不能以道事君者也夙夜惟省媿不自安所以疊上奏封願歸田里庶諧治養

以保餘齡而陛下但以老臣歷輔三朝粗竭忠力雖有衰老不職乃素無恥之罪一皆掩而不問祔加慰勞未許退休臣上體陛下禮意如此之厚更不敢重陳悃悃上瀆聖禮勉策疲篤以就職事然沉痾內積日久日深年歲之問勢必增甚至時不免復中前請仰叩上仁預輸哀切之誠幸賜記憐之造

乙卯夏乞致政

臣近以年老多病日益昏耗公家之事愈不能支竊惟陛下有堯舜之仁天地之度若以至誠上訴理必矜從遂上表再乞致仕伏蒙聖慈復

差入內四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勾當內東門司
劉惟簡齋賜詔書不允仍傳宣撫問曲加訓諭
老臣無狀何以副陛下眷留存託之異然念臣
所得之病其來已久盤結深固內攻不常乘衰
肆孽醫藥不效况叨鄉守又過二年竊祿偷安
物議輕笑心常自媿疾亦隨增若得釋去吏文
罷接人事退歸私第專意調養庶幾螻蟻之命
稍延歲月乃陛下再造之大恩也或者以文彥
博年及七十近乞致政陛下以北門所倚之重
再三翻懇勉尚不容去謂臣年齡未及求退必
難中以為不然考博氣宇康強衆所共知起居

飲食壯者或不能及陛下未許謝事彥博不敢
固辭此可謂兩得其宜也豈如臣積恙歲深有
加無減形神俱弊皮骨僅存乃是將入溝壑之
人固與彥博不同惟陛下憐而察之早賜開允

第二

臣近再上表陳乞致仕伏蒙聖慈特差入內內
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勾當內東門司梁從政齋
賜詔書不允仍傳宣撫問曲諭聖意及有殿直
崔汝良押賜到制告勅牒各一道蒙恩改授臣
永興軍節度使令再任者以病乞骸誠乃屢瀆
無名加寵義孰敢當惟恃至仁必容懇訴伏念

臣身嬰宿疹未嘗少康鄉郡偷安坐踰再歲顧
衰殘之日甚思勉強而不能遂此拜章復祈謝
事不意特推渥命再守本邦未致政而得換節
旄慙尸祿而又臨鄉里於臣去就之分始未何
安雖陛下以簪履爲思過憐舊物而天下之人
觀臣舉措不惟自取棄薄豈不玷累國家且臣
向任北都嘗因蒲歲乞移近鄉一郡其時蒙朝
廷有改節再任之命臣尋累奏具陳始因自請
乃得加恩事涉要君其罪至大終感陛下垂察
乃令繳納告勅臣以北門總一路之重聖寄匪
輕遂不敢更辭再任今臣在相州閑僻之地常

媿素餐因疾屢請退休安可輒當此禮况臣天
嫉盈滿自速身災近因暑氣所傷畜熱在內藏
府泄利只作常年夏秋脾胃虛弱調理溫補太
過一旦編身黃發亟用涼藥驅逐踰旬黃始漸
退唯是飲食頓然減少肌骸瘦瘠更甚往時自
料犬馬殘軀不日即填溝壑伏望陛下念臣疾
苦如此非敢矯妄早降宸旨俾臣上納新命及
察臣前後誠請許歸田里臣既得心安無事專
意樂則頽暮之年或得稍延殘喘實陛下天地
之大賜也

與相知者為文字垂于不朽師魯舉手叩頭曰
盡矣某復何言某又嘗接師魯言以為天下相
知之深者無如之翰則於紀述之際宜如何哉
今所誤書若不先由之翰刊正遂寄永叔彼果
能斥其說皆以實書之則行狀與墓銘二文相
戾不獨惑于今世且惑後世是豈公許死者之
意果可不朽邪之翰果盡相知之誠不負良友
邪嗚呼師魯有經濟之才生不得盡所蘊謫非
其罪而死又為平生相知者所誣以惡書之是
必不瞑于地下矣實善人之重不幸也且前賢
行狀必求故人故吏為之者不徒詳其家世事

迹而已亦欲掩疵揚善以安孝子之心況無假
于掩而反誣之手夫生則賣友以買直死則加
惡以避黨此固庸人之不忍為豈之翰之心哉
但恐不知其詳耳然不知其詳而輕書之以貽
今世後世之惑使師魯不瞑于地下為交友者
不得無過今聞之翰領江南漕必已離安陸願
公不以千里之遠速以行狀附還使詳尹姪之
說悉刊其誤然後以寄永叔必能推而廣之使
師魯之行實傳之光顯垂于無窮則公之許死
者是謂踐其言天下忠義之人皆有所勸公之
名德益重于世矣幸甚幸甚

獻所業上兩府啓

右某啓其間鬻弊帚於千金誠非自見薦朽株
於萬乘允賴先容其有選懦微材崎嶇末宦久
滯涸於窮路思振拔於岑塗而欲妄緝蕪編輕
塵凜鑿希眄睐之成飾俟獎勗以增榮雷門銜
布鼓之音固非量力溝木享犧樽之用或預掄
材恭惟其官名擅八區體兼四業含辰象之秀
德作社稷之元龜仁表五色之雲鬱為天瑞夏
禹九州之鼎洞察神姦管瓌望以熙朝鼓懿文
而緯俗以遠慮深籌宣國美以清徽雅準鎮時
風泰階之平六符陰陽克順洪鈞之陶萬類動

植無私而白寅亮聖明虞恭機密運尊主庇民
之策推懷仁輔義之誠魏相持衡海內歸於禮
讓李膺當位天下宗其措模睿眷致隆巖瞻載
協用能三精昭泰百度熙康贊瑤極以增輝幹
璿樞而自正允居鎔造孰不傾顛如某者質異
湘琳器同屈瓠有斷斷守善之誦無超超拔俗
之名腹背之毛豈飛翔之足用圈牢之物雖視
息以何爲矧惟越在稚年奄丁先罰闕漸詩庭
之訓居雉落室之貧徒以篤志細圖游精翰墨
念家世衣冠之後慕門藩筆紙之勤然而擿埴
易迷滯隅多失見豺而戰在考實以終疲畫虎

不成幾失真而增累欲徇及親之祿彌專賤僻
之心幸以國家朝物著明車書混一興禮學而
陶遠疏軒冕以宗賢舉宗周論士之科獻能式
叙啓炎漢得人之路署行駢臻監充秀於神畿
獲程文於禁坐誤中乙觀之選叨塵甲等之榮
匠局參司侯封贊部曾微連最之效偶這尸官
之尤方代成瓜條悲風樹暨奄終於喪紀復再
齒於仕途所宜匿景下流牽絲外屏樂詠中和
之職虔修愛利之經伏遇某官揮沐軌踪施仁
虛襟好善沛商霖而作潤煦鄒律以為暄某是
敢勉贄斐狂直干鈞重猪苓馬勃庶采拔之未
遺蟲臂鼠肝亦生成而盡在儻借卿雲之惠實
逾寵絃之哀內揆僭差徒深悚汗

謝直集賢院啓

右某啓伏奉制命蒙恩授前件官克職者麟殿
飛綉駮玷登瀛之列鷺雍縹緗猥參鳴玉之行
荷慈渥之至優揆孱軀而罔措寵靈依暨榮悖
交深竊以壁府二星燦天章而盡在義圖八象
示帝籍之有開考遐象之相泐憲豐規而迭紹
聲明浸盛朝物增輝所以周法命官志四方於
外史漢庭典祕講六藝於名儒伯陽推藏室之
賢子雲富天祿之業逮開元之創曆啓麗正以

崇英用能沛暢鴻猷詳延碩彥奮三長之懿譽
釋四部之羣疑矧屬魏煥丁辰熙淳闡化脩應
古念舊之則備紀言書事之官委閭盈輜洞分
於寶蘊懷鈔挹漙集於珍群加祿廩之載豐
峻貞程而式叙諒匪才謨博瞻器識淵宏茂學
際于天人精思絢乎道德叔駿之居祕省自成
十典之文仲恩之在宣明克定五家之說則昌
以採竒禹穴造直嚴廬騰旌翰墨之林接武鴻
鸞之黨苟從虛授實浼清塗如某者嘉善無稱
真煩有素招叔夜祖疎之累負延之隘薄之譏
徒以絃冕承家緝緇勵業拊繻待貴妄致於清

芬束髮從師常希於善教第堅學治姑務亢宗
偶嗣聖之凝圖肇臨軒而策秀四門啓籒幽陋
必甄數路得人庶良並進幸升名於貢牒獲較
藝於宸庭曾微挾藻之工誤中決科之選樂士
敢先於隗始飛聲辱在於盧前匠監爲僚侯封
贊部自首公而賦政常蠲瘼以疚懷千室鳴絃
豈布中和之頌一官爲集坐隳述作之勤當奉
訂以言旋遂遭憂而去職負米百里何追顧復
之恩泣血三年絕念寵榮之事見鞞盡傷於藥
棘窮詩迨廢於蓼我圭籒易遷衣冠倏變暨入
趨於法座獲再齒於官曹誠欲晦跡下流宣勞

外役決水異蘇於涸鮒隱情慮誚於寒蟬是用
妄緝蕪編輕塵乙覽遽明緡於宰府諧給札於
尚方玉署沉嚴鼇峯邃密奉淵題而思軋睇俄
景以魂馳賦乞一睇豈擅凌雲之氣詩成三刻
難借鏤月之才矧是蒙姿復肩郡僊青錢萬選
互振於英辭碩鼠五能空呈於短技在適妍之
無取誠報罷之是宜豈其神造曲成文衡協正
謂鉉刀騁利足參赤董之精瓦缶楊音或繼黃
鐘之韻故得容臺命秩冊府登榮司絕野之盛
儀坑金騰之秘謀雖文史足用慙無曼倩之能
而英俊並遊竊效枚生之樂被旌收之不次知

題拂之有因此蓋伏遇某官粉澤帝謨填麓處
律霈五滂之靈潛加一字之殊褒鍛羽將沉丞
假鵬霄之翼寒亥未變潛回鳳律之春是使幽
蹤叨陞臚仕敢不編摩勗志忠盡存誠循考父
之益恭究黃香之未見獻奇文於東觀力慕前
脩抽靈匱於祕宮更精博習上荅高柔之惠次
酬獎拔之私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同前

右某伏蒙聖恩授前件官克職者絕野參司書
山造跡荷寵靈之不次積震懼以無從竊以天
祿崇英啓漢家之全盛瀛洲命俊贊唐室之重

熙必資開敏之才用闡洪寧之化苟容虛授實
浼清塗如某者嘉善無稱冥煩有素幸對休明
之世猥塵高妙之科丞匠監以爲僚佐藩條而
莅政方膺戍代遽執親喪顧尺景之易馳念素
冠之倏變暨詣陛見再齒官曹安陳奏御之篇
願賜程書之覽蘭臺給札玉署擣毫慙駭散以
非工諒未甄而何取豈謂文衡辨等禁坐宣慈
驟進秩於容臺俾紬書於祕殿內循忝冒抑自
品題此蓋伏遇某官嶮律回春星潢灑潤曲借
齒牙之論潛加絃冕之褒是使辱蹤亦叨殊命
敢不摩編勗志忠藎存誠上酬天覆之仁次答

已知之惠

謝知制誥啓

某啓伏奉制命特授前件職者諫囊陳事將隨
厥官詞掖升榮遽冒其寵恩出非望懼無所從
竊以朝家之光典誥爲重出令不復而猶汗當
謹其初受命明之而如緝貴通乎體向匪代推
傑筆名簪珍群省樹不言謹而無漏吏書將廢
敏且有餘則何以徊翔清切之司演裁深厚之
訓申嚴百揆鼓舞萬方在選之艱非才孰稱如
某者人評素下門緒本孤早承先模得肄素業
章句所守大道弗明篆刻之爲壯夫攸耻幸屬

叢雲啓曰舞翟右文與上計以偕來預中楹之
親策優塵辭等出倅郡條瓜戍及期方諧受代
棘人懷痛茲用去官逮於終喪勉而還職獲踐
圖書之秘府旋嬰管庫之冗曹越去儒英之躔
甘從俗吏之役內史之治式于庶邦司會之聯
均乎衆用繼被使煩之任皆無舉最之稱犬子
倦游徒傷四壁仲容思出欣假一麾輒抗章而
自陳亟爲郡而獲請上方垂意治本樂聞善規
訕狂必容芻蕘盡採留充諫署之缺專責官箴
之勤荷知特殊惟死圖報不虞摩上之過第竭
愛君之心鮑宣之疏少文汲黯之言甚驚矜其

任直謂傾愚者之忠惡彼用方或陷凶人之口
倏踰歲閏無柄朝獻縱寬田舍之誅官取士師
之黜豈謂聖宸採善賢高推公擢躋西省之居
重污高門之地內循叨竊抑有黃緣此蓋伏遇
某官左右昌朝冀宣至化協助菁莪之育遐資
義實之和陶冶所宜不私於器輪轅之道各盡
其材是使孤生亦塵清貫謹當劬躬無怠夙節
自修祇循四禁之文緬究三盤之範精述作之
旨雖難與於古侔謹操履之常誓不牽於時變
粗弭食浮之謗仰酬銘造之私過此以還未知
所措

謝復官啓

右某啓伏蒙聖恩特授前件官者以罪徙邊本
惟勸後推恩復秩是亦責功寵踰所涯感繼以
泣伏念某學惟滯固性實樸忠偶竊榮科遂塵
臚仕有息國奉公之志無干時求進之心誤被
聖知特膺器使而自氏羗昔惠帥府擇人不圖
下材擢贊亞畧習俎豆之事焉可語兵賊夙夜
之勞豈忘思職寸勤未立大咎已彰當隴坻之
撫師會兇渠之入寇亟乎諸將躬諭密謀但襲
歸涂勿迎銳氣何偏裨之發奮非節度之所以
一至敗亡上性威武世情懲禍讒謗互興天堯

包崇含容至廣薄示貶官之典尚叨補郡之行
惟秦之雄爲塞其重雜俗易變編氓久疲衆務
必親庶將補過群言未弭孰敢求仲豈謂當宸
矜愚出綸頒命特申昭洗俾復舊職退量忝冒
之由誠出庶存之賜此蓋伏遇某官翼藩帝室
左右皇猷光宗廟菁莪樂育之仁惜蟠木先容之
惠是令棄物獲漸顯階謹當策厲爲材激揚壯
節臨難無免有死而不回隱情以虞固圉而加
謹一成拙效少谷至公

謝觀察使啓

右某伏奉制命授前件官者責之扞蔽思正寵

名委以察廉遽辭近職恩靈所被感切兼懷伏
念某出於單門素無佗技偶座科選遂竊榮階
不能從儒英之游自求安逸而乃親俗吏之事
力奮愚勤誤膺聖知繼被煩使惟許國之願效
實當守之可知而自羞醜肆狂天兵議伐首參
經畫備歷險艱暨降守於塞垣愈罄宣於忠力
寸功未立寵數游加驟分連帥之權彌管戎行
之觀雖衆人之論謂匪美遷在拙者之誠獨無
過望蓋以不離未殄兵調方興宵旰貽憂廟堂
精慮使白衣而奮命尚所甘心矧清詔以宣風
寧忘樂職內甘忝冒全出獎延此蓋伏遇某官

助樂育之仁奉仰成之治文武協弛張之道邊
鄙有左右之臣是使孱庸累叨甄獎敢不講求
多筭審定全謀勵貔虎之雄師逐蚊蚋之兇黨
夙夜以報幾錄於微勞衡弼惟公幸還於舊物
唯堅介節上答宗工

上大名知府王龍圖啓

右某伏念鄉者獲預府僚備觀神政次公精力
在靡密之必行廣漢推誠縱僵仆而何避碩鼠
之能甚短慶雲之覆彌光屬茲全魏之封式重
北門之寄聿求威望實賴綏寧暨增秩以云征
固戀軒之罔及會補計庭之缺方迷吏凡之繁

奏記殆踈覲顏滋厚近者敢謂弗遺冗迹特墜
鈞因寵眷未移尚記原藉之舊懷言載美更踰
魯衮之榮玩誦以還銘藏至來仰計奉細書而
流愛蠲衆瘼以寧人孝諱夏有方御和錄粹恭
惟某官忠清毓操明哲保躬早逢吉於亨期存
騰蕤於顯者才猷益劭簡注致隆而自尹正王
畿恢張治具姦訛自息不煩鈎距之能犴獄無
冤動協寬餘之禁刑是兩河之要居為萬督之
防生版阜昌使輶旁午暨副任良之典往宣鎮
俗之風偃息為藩詎廢歌壺之樂彌綸作輔即
君槐鼎之崇唯祈上為邦家精誥寢悟

代張若谷密學謝啓

右某啓伏奉制命云云者禁坐推恩曲加於散
質樞廷寓直驟玷於榮資倚寵典之載優撫屏
軀而自媿竊以國家順稽十道仰憲先猷必登
用於瓌才俾雍容於近列諒匪行能純正業履
清修富惟幄之高謀蓋天人之妙識則曷以揚
蕤臚仕注意巖宸參夙夜宥密之微預朝夕論
思之末苟從虛授宜血群言如某者學昧經綸
氣非宏拔偃革幸丁於休運飛綾久冒於清塗
平子佐時安明於遠畧世英補過粗釐於勤誠
拙效自伸殊聞莫著屢副百城之寄繼持八使

之權賢知惠民固乏野王之詠澄清攬轡徒希
孟博之風何旒袞之念庸復江淮之領漕未豐
年蓄俄貳計庭析毫無言事之功發刃寡投虛
之利旋分漢竹出守并門俯塞堞以開疆控股
肱而作鎮布中和之頌但樂於熙朝宣愛利之
經寧調於衆瘼暨終歲課獲觀宸闈奉三尺以
評刑方遵審謹替萬機而補職遽荷甄陞遂得
密侍清光峻躋顯著接武瀛僊之品登觀閨彥
之行內省寅緣實資甄獎此蓋伏遇某官闡隆
蕭畫翊輔堯仁寒谷成暄咸均於煦姬大鈞播
物畢遂於蕃滋是令平進之流亦被殊常之澤
敢不虔修國檢恪奉官箴順禮文造膝之規謹
易道夫身之誠上答雲天之造次酬槐鼎之私
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代司封兄上昭文相公啓

右某啓伏念某選懦微才羈孤散質逢辰樂仕
刻意修方誤著片勤累塵公薦畫名無取浮食
益彰爰自罷隸周垆出參漢竹幸賴景皇容覆
真宰矜全粗逃隳政之尤再易凋年之律而復
門衰祚溥福鮮釁多鷄居坐困於羨蒸鴻序奄
悲於風樹棄芻委路分爲樵爨之資荒械升詩
絕希薪槲之用阻覲延賢之館踈馳奏記之誠

蓋擯迹之至勞懼黷尊而取戾茲者敢謂台光
下屬鈞誨猥頒裸夷式責於龍章寵踰褒紱陰
谷重回於鳳律煦及寒爰捧函增耀於宗閭報
德摯捐於軀命此蓋伏遇某官調元履哲當軸
盡規居承天象極之崇闡揮沐吐食之惠樊仲
之彌縫袞闕允緝洪猷巫咸之保乂王家宏恢
全業凡屬在鎔之品咸膺造物之仁足致愚篤
曲加存勗轅鮒方諧於決潤死灰猶望於重然
敢不謹布民經恭持國檢滯涸窮路偶延兀死
之期振拔滂塗實賴一陶之化

代崔勉寺丞謝轉官啓

右某伏蒙聖慈授前件官者十銓第課奏最無
聞九棘詳刑推恩載渥荷寵靈之曲被撫頑囚
以彌兢竊以國家詔賞惟公懋官有典樂賢興
詠育材之道斯隆責實申規畫餅之名不用諒
匪行能純備業履清似可謀精究於吏方雅望
素高於人聽則何以密預山公之啓過垂魯國
之褒力致榮塗坐階膺仕苟從虛授宜恤群言
如某者凡偶無堪羈孤自進鈇刀一割雖磨鉞
以終疲碩鼠五能蓋為枝之皆下徒以家承紱
冕學勵縹緗遇聖旦之右文齒士鄉而論秀楓
宸較藝叨遂於決科羽檄從軍遽諧於策仕粗

伸拙者之效敢期國士之知屢易歲方免雁官
謗暨考庸於選部復公牒於近藩儉府依蓮奚
彰於治迹融章薦鷄亟奉於言揚逮引對於天
墀俾聯榮於月寺幕中參畫罷裁飛箭之書膝
下承歡兼慰循陔之養此蓋伏遇某官嚙枯振
惠獎善居懷持先蟠木之容大借卿雲之蔭疲
駕倍價時加剪拂之私寒谷為暄潛煦厚均之
律致茲葺質猥玷徽章謹當恪守朝經祇循士
檢佩韋絃而作誠舉務協中飲冰蘄以存誠動
思絜矩上答乾坤之施次酬卵翼之仁

安陽集卷第二十七

安陽集卷第三十八

宋忠獻魏王韓琦著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書啓

昭文相公以下封兄

右某近覩進奏院狀報伏審某官肅奉制恩榮
加寵典恭惟慶尉竊以登槐鼎之任注意斯崇
躍龍鳳之池褒賢式重而况翼宣盛美扶助神
靈昭成弼亮之勲顯對洪寧之運駢膺異數胥
協至公伏以某官茂德鎮時純誠體國負尊王
安民之業持秉鈞當軸之權而自位冠中階功

先上袞三辰順歷慶調燮以凝猷萬物遂宜致
幾庠而洽詠果見巖瞻增聳棟用彌隆嘉黃閣
之奮庸峻紫垣而命秩憲侯修職方興禮讓之
風樊仲幹邦永著將明之效某夙叨鈞照適繫
郡條燕賀厦以居多徒深竊抃金在鎔而厓間
更仰裁成

集賢相公

右某近覩進奏院狀報伏審某官肅奉堯綸再
調商鼎恭惟慶尉竊以乾台上炳衆仰於三階
宰府中嚴位尊乎四近矧復素韜體貌動繫
懿詠示注意之莫先顯奮庸之彌劭爰推異數

允屬宗工伏以某官廟器淵宏棟材隆厚茂著
直方之德遐恢燕翼之謀嚮者成務機衡均榮
屏翰九河疏潤方惠俗以凝猷十乘宣威荐陪
京而作鎮用能兩宮疏寵百辟具瞻旣增秩於
天臺復兼榮於書殿山甫將明之業大憲周邦
鄭侯信謹之規永寧漢室曲加台照屢賜齒憐
疲馬戀軒莫展馳驅之效大鈞播物更資甄造
之仁

中丞

右某白審光膺節召入覲帝暉三獨坐之持綱
允歸素望七諍臣之命秩駢集茂恩顧惟滯涸

之蹤適困沉迷之務尋踈奏記但頌得賢恭惟
執邦憲以不回輯天祺而載厚伏以某官材推
棟幹德重縉紳負經世之沉謀對彌文之景運
而自首居僑選高視貴涂益注意於凝嚴洊奮
庸於中外尚抑燮調之任方居禪擊之司蹇蹇
王臣式著匪躬之節赫赫師尹佇符維石之瞻
內揆卑平永希甄育

轉運賀冬

右某伏以魏亞歲朝魯書雲物清臺考雜候之
課瑞協珠躔黃鍾推六氣之元溫來鳳律恭惟
其官才謨秀博風宇踈凝隆禁坐之眷惟奉使
臺之經計懿綱盡舉徽績彌光踐長方戒於
辰席寵行躋於近著某猥居慶蔭僻守陋封修
府謁以尚遼頌神釐之益固

洪州知府學士

右某伏念恪職方州搖旌府署顧休文之薄官
幾歎崎嶇仰彥輔之高天阻披澄澈屢更芳籟
闕貢單亟矧曠度之斯容諒躡蹤之未棄緬惟
布寬書而有裕暢和液以胥寧恭以某官器宇
闕深機靈爽邁若幹流錢之利聊專分虎之權
恢牧人御衆之才適蠲衆瘼應開德宣符之曜
行副具瞻某早序後陳正遙鄉蔭懷風企德空

馳託素之誠彈冠振衣翹俟褒賢之命更冀順
茲暄律精保粹襟

昭文相公

右某伏念某僻分封守越在江壻仰符曜之榮
煌徒希委照覲槐庭之邃密莫效趨隅恭惟副
兩宮求治之懷舉三事調元之職休祺協茂美
實增和伏以某官煥翼凝猷柔嘉蘊德胡公作
輔天下仰於中庸魏相持衡海內歸於禮讓聿
樹鴻鈞之化永隆巖石之瞻伏祈上為廟朝俯
遵時令萬機兢業更賴於弼成五福康寧彌資
於嚮用

集賢相公

右某啓伏念邈守淮藩坐移春律曠時修問蓋
懼瀆尊以日傾心徒知蔭德仰計弼成天下之
務勤宣堂上之謀中外以安福嘏增厚恭惟某
官以文武之材臻世治以公輔之量鎮時風一
人倚為股肱四海望為霖雨唯均調於殺膳以
保乂於邦家禱頌之誠倍百常品

學士

右某伏念典城攸繫蔭宇尚賒登元禮之門早
承於容接閱公幹之簿方歎於沉迷久踈託素
之儀第積懷風之想仰計葵居多俗雅履駟諱

和伏以某官忘度淵英器懷沉密襲充閭之善
慶騰歷塊之脩涂紬石室之文方凝懿效沛楓
宸之寵行踐貴階更祈順春籥之載喧保神襟
而自重

安撫待制

右某伏審某官高擁使輶遠綏淮服徇行風俗
究民瘼以咸蠲宣布詔書迪宸恩而載厚恭惟
上副穆清之念適居蒙犯之勞粹韻救寧冲祺
舉集某猥分州任僻介江壩企雲蔭以非遼卜
郊迎而在適更祈俯順時令精調寐興

鄂州知郡郎中

右某伏念匪遙英範熟聽休聲公幹之薄沉迷
適嗟堆案彥輔之天澄澈莫遂披雲豈謂猥沐
降慈存貽芳訊認遜勤之載厚實兢佩以徒深
恭惟樹風愛以彌觥鞮固祺祥而協茂伏以某
官才謀博瞻韻宇踈疑楓宸夙厚於眷懷竹使
聊膺於寄任布六條而問俗已浹殊聞走三節
以奉朝行躋近列顧韶妍之向慕接談對以尚
賒倍冀珍願式符虔頌

狀元大著學士

右某伏念屬自淮南舐鼎接仙馭之靈蹤穎陰
聚星開朋簪之勝會悵一官之異守憑八素以

幾稀企德懷風惟日為歲而復門衰祚薄途泰
命屯合符方代於瓜期毀皆遽罹於荼苦奉消
塵之孝昌報劬勞託手足之親殆成消瘠繼審
踐司文之秘署參集雅之雋游逝仰殊遷徒深
竊抃緬惟陪豫游之多暇介神社以昏寧伏以
某官體淳淑之姿負宏傑之氣擅天人之奧學
擢對無階揭日月之大名逢辰自樂方由匠局
出贊侯藩隆黼座之汪懷應鋒車之趣召亟上
千篇之奏旋紆二月之觀給筆蘭臺揮鈔玉署
漸鴻鸞之黨引籍金閨細龜龍之圖影纓麟殿
方且儀形閨彥表的書山獻東觀之奇文時宣

盛德借上林之全樹密占芳樞時見賢頌事興
帝墳增煥飛翠綫而拖鳴玉坐跂身衢登紫闥
而侍北辰日承清燕允彰瓌望式慰輿情某早
序後陳喜聞嘉遇莊瀛載運諒翔鷄以何攀原
野未遺冀亡替之在念尚遼歎拜良切傾顙

詳議殿丞

右某伏念屬自禁座掄材接荀龍之懿躡侯封
替守邈于駟之高閱拜風格之攸踈鬱心靈而
第極官曹是繫客素罕憑重以謏薄之材屯慶
尤甚適及戊瓜之代遽纏風樹之悲泣血未停
周年三逝仰計首公暇豫味道粹寧伏以某官

志度淵英才謨高正早飛鞋於臚仕亟騰逸於
身纒三八持平務究寬賒之法九清沍罷行躋
顯近之班兼審狀元學士乙奏尚方試言平樂
陟仙瀛之泌局筵蓬署之清資錢萬選以馳聲
式欽嘉遇弁一彈而樂用彌積歡悰尚阻披承
異加願衛

淄川知郡學士

右某伏念昨以絕奉循咳之養遠依同氣之親
邈在淮壖愛遙鈴府王粲自離於荆渚無所銷
憂重施方視於濠魚未能知樂屬襄麻之在疚
固鱗翼之罕憑敢謂非替厚憐遠頌珎誨欽奉

降挹第極觀藏備吟政迹推優神禱集慶恭以
某官負宏傑之器稟醇和之靈式縻鳳著之英
才聖委虎符之重寄杜氏以夾河為郡交宣愛
樹之謠揚君以重組夸鄉俯接維桑之地恩利
已凝於殊績厖鴻將沛於茂恩深異遵調少符
顯繫

運使郎中

右某伏念昨者執萱背之喪因而去職覲棠跼
之戚久矣離群邈眷魚梁謀飛鷄擢屬揚舲於
楚甸偶按郡於海瀕冒柴毀之容敢修名而致
謁辭社淵回之度俄坐傳以見延使師言旋賓

墉再伏承顧眄而倍價被獎勛以增榮旨酒嘉
穀辱升堂而示禮犀舟勁楫破浪以無虞荷
博濟之惟優固厚銘而斯極茹荼攸切奏記有
稽恭以某官球序融輝嶽神鍾秀對文物歲蕤
之運挺棟梁礪砢之材聿奉帝俞出分邦漕范
滂以登車攬轡自肅提封桑羊以據相運籌行
膺懋寵更新俯順氣序謹調寢興

楚州知郡都官

右某伏以昨以絕奉循陔之養遠依同氣之親
幸假道於懿藩得趨隅於盛府過灑寵誥寵誥增
紀愚衷倚廬之念方深奏記之儀僅闕緬計樹

教條而流愛固祥履以延禧恭惟某官稟醇和
之靈厚寬中之性臺閣夙推於素譽搢紳咸挹
於高芬式奉帝俞顯分邦寄仲寶之若有神道
必研輕重之幾子幹以深達故宜居存清靜之
務惠利已凝於殊績厖鴻將沛於茂恩仰冀遵
調少符瞻願

海州知郡郎中

右某伏念倚廬增歎趨府負賒音驛馳誠懼沉
波之未達風旌結念固引領以方勞緬惟政績
茂宣襟靈協暢伏以某官冲純毓德愛利凝猷
富經國之遠圖抱牧民之良幹剖符統務式彰

文紀之英才增秩賜金佇舉孝宣之故事春序
融爍賓墀阻修異遵願衛之方少緩瞻顯之素

宿州同判此田

右某伏念披樂令之雲天方遙晤對仰謝庭之
蘭玉仍接姍聯屬衰杖之疚懷闕飛鱗之託訊
緬計樹風多裕履道彌冲伏以某官理擅民宗
才經世務應積星之上列贊分虎之近邦採木
銷金聊宣於善化舒紳緩佩行陟於近司屬夏
茂之有初異天倪之是保

秀才杜

某啓蘭薰菊耀久挹於高芬玉潤冰清仍聯於
茂族眷美贈之甚適貢柔前以僅疎屬在哀榮
殊非簡傲仰計貴陰勵業毓性毓謙和秀才耶
狀无繡組成文珪璋範德早副命鄉之薦尚淹
搏海之程矧國家魏煥宣猷暉昌啓旦崇英逸
偉方求應務之才發策沃科佇塞祥賢之詔更
希願衛式慰傾祈

轉運司部

右某伏念邇者幸屬天倫遠分郡政方謀趣治
旋會按行暨獲趨塵亟承欵楫載荷優隆之賜
永銘頑固之懷仰振舉於列城諒便蕃於景福
恭惟某官才謨緯世望實光區總善辦中臺

要權於外計幸豐經用載洽殊聞子孟博持綱清
詔克申於雅志千秋作輔富民行啓於真封更
祈順嚴津之有初迪粹襟而自重

撫州臨川知縣寺丞

右某伏念屬自禁座掄材誤竦前躬之謂侯藩
公牒遽參剖竹之榮窘若官游遡焉風會加以
門衰祚薄途泰命屯合符將親於芝庭累覈丞
延於萱背羈孤至此言叙何從荐易芳年踈馳
短札豈謂猥蒙中眷遐枉珍題荷降挹之兼崇
第刻者之惟永仰計首公多裕毓性光宗廟諱宜伏以
某官德牧瑞儀詔英正韻適分書於棘署聊賦

政於雷封千室鳴絃已布阜安之化四門啓籥
方延駿茂之才希順迪於粹襟佇顯登於貴仕
其為企頌曷既剖陳

光州知郡狀元學士

右某早者寓跡中州趨塵上館文暢之才具美
載挹英風相如之騎甚都繼臨窮巷暨首涂之
斯迎卜齋刺以莫遑近審光奉絲章顯分符奇
適黃堂之視政諒素履以光宗廟諱和恭惟某官桂
苑橫飛蓬山獨步藎局尚於夷遠思理稟於清
純前贊席以問釐方隆寵遇厥嚴廬而出守暫
遂使藩已為千室之絃亟成旬日之化鋒車趣

召行膺用板之恩鳳掖司言竚演明緝之命更
祈冲衛式副虔誠

明州同判屯田

右某啓伏自樂棘餘生再塵於仕籍菁莪善育
猥廁於英游頤亥豕之未分復管庫之爲役神
標邈爾俗狀紛然欲一致緘滕少蕙悃臆其如
休直相半出納互繁陳孟公之口古胡能有意
陶士衡之言荅豈逮如流矧通恕之可詳匪怠
驚之加責恭惟中和舉職愛利及民當九夏歎
炎之辰暫五福康寧之用伏以某官天才開敏
氣宇疎明暫關掌於郡條已著聞於風迹庖斲
載發適彰投刃之功漢席方虛彌渴受釐之對
即膺迅召入遙近班川塗阻長圭籥遷貿首公
之外繕性是宜

相州知府學士

右某伏念屬自某官輟從劇任出鎮名藩懷紱
之鄉固篤於時寵歌襦載路諒洽於民歡仰惟
化醇俗以惟和輯純禧而益厚伏以某官才謀
自任強濟有聞荐總要權居成懿效運計籌而
商考克羨邦財奉使竹以班條方隆政迹佇沛
厖鴻之寵入歸嚴近之班惟冀順時少符延想

舒州知郡郎中

右某言伏念自某官辭計部之繁領州符之重
遽茲摻袂俄及週年致問絕踈馳精罔暇恭惟
政發其譽化醇於民坐臻平簡之風舉集冲休
之福某官器德兼劭才謀自高早拊應務之能
流被使煩之高居聞異最動振淑聲求名部以
班條方資偃息委細書而被寵即覲凝嚴惟希
善養粹和少符庶詠

狀元正言學士

右某伏念自審某官陟岵纏悲棄官行服悵便
風之寂爾奉慰劑以闕如復以守歲所縻繼日
鮮暇望神標而夙越走俗狀以空疲雖欲一致

緘騰少導恫臆其如莞庫之任米鹽甚繁窘於
五木之拘涸若百函之意諒寬明之可悉匪大
驚以見允恭惟春律布和家居鮮味雖孝思之
罔極在禮典之不踰佇見隙駟終祥詔鳳申渥
入踐雍容之列峻陞清切之司川塗阻長圭篇
遷逝善為開抑勉自保願

楚州知郡都官

右某伏念竊吹書山日甚空踈之誚搖於郡閣
坐違英綯之姿矧惟蘭玉之親仍締葭莩之援
馳誠僅闕負刺彌兢恭惟觀省民風獻諱明治
體當砥節首公之暇得餐和履順之宜伏以某

官性行淑均才謨高正應積星之上列持分虎
之要權熊軾班春已洽愛棠之詠鳳書申寵行
膺用板之恩更祈順韶律之惟和迪粹襟而自
重

運使學士

右某伏念時駟易馳神峯夏隔抗塵容而自效
煩使增勞具短札以爲儀空函罕致諒茲寬悉
必恕頑踈近者輒上奏封懇圖州任天仁從欲
適下於俞音諫局倍負俄膺於渥命退惟冒寵
誠出更評豈謂過沐周勤特頒誨檢曲形光宗
借第積覲藏仰繩部之多餘固逆釐之彌厚伏

以某官才謨敏贍識局該明兼資鯁亮之風簡
在顯昂之眷暫膺溫詔移總懿綱八使申威已
振澄清之譽九年足用即觀紅腐之饒矧冷殊
聞行躋近列摩升嚴律增企雋游萬異遵頤少
符言頌

江西運使兵部

右某伏念倏睽粹度俄及蕭辰歲補無才方懼
尸官之誚澄清在望已隆按部之風近者伏審
三載疇庸五兵峻秩凡叨契愛之分舉增驩懌
之悰恭惟經畫多餘釐祥茂集某官沉明毓性
端亮馳稱攬轡申威大康於遠俗析毫商利彌

行於宏謀行成績之有嘉聽褒恩之在邇唯祈
順序少慰翹誠

壽州知府學士

右某伏自某官輟從劇任榮領便蕃顧箴補之
無才日勲充位仰寬明之樹化時用偃風催踈
裁記之誠增役離群之恨緬計布民經而有裕
丁凜序之云初塗誦載歡神釐舉集恭以某官
才猷自任端介不回早從仙室之游暫奉使旗
之寄閉閣而治方從偃息之懷趨節以朝行被
褒優之命伏冀俯順氣候精加葆調

知府密學

右某啓某屬者誤被宸恩擢司明命演帝綸之
重方媿空疎備使隰之行遽叨簡任其榮甚過
所貴未勝辭避莫從憂惕兼至暨治裝之云迫
實裁記之未皇蓋主上以仁治中區惠先遠俗
勤詢歲旱貽惻聖衷慮生籍之流庸傷物價之
騰躍雖歌禱之化固久服於民心而乘傳所過
庶咸知於上意適兼程而虔命將入境以傾風
敢謂猥沐殊私疊貽精翰仰認履謙之德舉增
為感之懷欵奉有期瞻抃無已

永興招討太尉

某啓此者誤膺朝選叨貳使權蔭德有階是為

天幸度才無補第恤人言嘗裁訖以通誠即治
裝而引道已度峭函之險式瞻秦雍之雄掃舍
人之門將修府謁啓元戎之乘佇託車塵欣望
所深實倍昇等

同前

某啓屬者暫違節下入奏廷中達將閫之謀雅
符於上意蹟柄臣之論盡協於前籌奉成筭以
出都指歸涂而促駕屢承教問曲示眷存內惟
鄙庸敢忘兢荷崇郊在望已及於提封蓮府多
賢即陪於高議

同前

某啓保邊無狀被責爲宜忽奉詔函俾趨宸闕
顧勲庸而何有矧疆場之未寧累上奏封願留
職任至誠斯切成命莫回雖軺傳之載馳但心
顏而自媿豈謂不忘齒記先與教函過轍踪愛
獎之私益重謙尊之德此蓋某官叨降大業稱
引後生謂嘗備於屬僚每借言於公論致茲辱
瑣誤玷寵光期入覲於威顏方再陳於讓懇未
遑多叙徒積厚銘

鄆州赴上謝兩府

右某啓近奉勅移知鄆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五日
任上訖淮南善地所寄已優汶上名藩被恩彌

重內惟過幸誠出先容此蓋伏遇某官以道佐
時以仁恕物軫其踈外曲有借憐致茲易地之
行實亞陪京之近敢不心存愛利力服忠勤勉
師循吏之為庶答大鈞之造

乞致政上二相

冒榮過分得疾早衰雖叨鄉里之為州柰苦膏
肓之肆梗不求安退是速陰誅比瀝血以奏討
願賜骸而就第愚誠已至天意未回此者伏遇
某官道輔唐虞德高夔契以萬物遂宜為至樂
以一夫不獲為深憂幸此孤孱嘗蒙雅舊敢望
察其素實閱以病軀謂力丐於休閒知事非於
矯妄特加公論曲賜先容述其懇於上前必垂
恩可救餘生於言下實賴矜全肉惟犬馬之殘
年曷報埏鎔之大惠

安陽集卷第二十八

安陽集卷第二十九

宋忠獻魏王韓琦著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上隆重刊

書狀

大使回諸州去日遠迎

右某啓此者肅將朝命遠奉聘儀方道出於藩
圻即刺通於候舍猥承隆念先枉珍題認降挹
之有加固悚藏而斯在

副使

右某啓此者睦隣修好展幣戒行顧名部以經
塗辱芳函之垂問即諧款晤彌積欣銘

大使回天雄軍澶州二運使去日遠迎
右某此者聘結歡隣叨奉建旌之命途經會府
即申修刺之儀豈謂過沐隆慈曲頒精翰荷遜
勤之良厚固欣悚以兼常

副使

右某此者叨聯使節出奉聘儀已促征輶言由
盛府豈謂俯回眷念特貶函封幸趨拜之匪遙
固欣銘之舉集

使副回去日不經歷州軍遠迎

右某啓此者祇奉朝綸出修鄰聘過承厚念遐
枉芳題載欽冲挹之私但積悚藏之素

大使回諸州回日遠迎

右某啓此者拭玉修歡甫成於聘禮回轅即路
再歷於名藩豈謂殊私先貽妙翰仰荷遜勤之
旨豈勝銘悚之懷

副使

右某此者已達聘儀再由郡境修名致謁即叙
於賓儀馳使裁緘過光宗諱於主禮仰欽勤重彌
積覲銘

大使回天雄軍澶州并二運使回日遠

迎

右某此者持玉幣以出疆甫成聘禮駐旌輶而

就館再展賓儀豈謂過沐隆慈出領尊翰荷愛
存之斯至固兢刻以兼懷

大使去日回滑州書

右某啓此者恭持信幣言聘殊隣幸領蓋於邑
居徒晞風於府署敢期英念遐枉珍題攜行之
禮甚豐服惠之誠益著尚遙披奉彌積傾瞻

白溝謝筵狀

以下契丹國表狀

歲元更歷時聘講歡展幣以行奉邦儀而載肅
謂關而尚推宴禮以兼優仰荷眷私彌增感抃

新城謝撫問表

祇膺恩撫伏用兢榮中謝竊以獻歲更端睦鄰

修好致比年之禮式謹於彝章慰行路之勤曲
形於嘉問仰承渥惠增紀愚衷

奠京謝酒果狀

拭玉申歡受書將命顧都城之所歷承醴齊之
載加仍兼遵實之珍益甚使輶之寵仰懷恩錫
第極悚藏

澶州謝湯藥表

寵賚有加感悰彌至中謝竊以睦儀爲重敢懷
蒙犯之勞藥劑補珍曲示慰安之禮仰恩輝之
下暨顧行色以增和上戴慈仁彌深感服

副使

猥荷鴻私曲頒靈劑中謝伏以歡隣講好獲參
爲介之行一藥均和遽沐蠲疴之賜載欽惠貺
徒積兢銘

中京謝皮褐衣物等表

祇膺恩檢就賜珍裘被寵兼常撫躬增惕中謝
伏念寶隣胥協信幣交修屬冬律之方嚴眷使
輶而加念式頒寒服益示至慈逮茲駒隸之行
亦均輕暖之賜欽承厚禮實感丹悰

謝館宴狀

都畿爰止方循即館之儀牢醴具陳亟荷宴賓
之禮仰鴻私之曲被銘丹悰以良深

謝發賜酒食狀

璧琮申聘甫及於名都有驛均恩俄推於厚資
仰欽慈渥但激鄙悰

謝酒果狀

乘輶講好授館修儀猥荷眷仁荐推恩賜載挹
醇醪之味仍均芳實之珍優禮所加悚銘斯至
謝春盤幡勝狀

緹律回春青陽戒節鏤勝俯遵於俗尚雕盤榮
錫於時珍上荷恩私至深銘刻

謝生餼狀

旌輶就館方展於聘儀牢積在庭爰豐於餼禮

仰銜恩惠伏積兢銘

謝躬弓筵狀

百名將幣式奉於鄰歡五善講儀恭陪於射禮
仍浹示慈之宴彌欽觀德之容上戴恩私伏增
銘悚

謝餞筵狀

拭璧修歡既講聘儀之重回轅即路仍推宴餞
之私荷恩惠之載周在感榮之兼至

回喚王狀

王幣申歡獲將於慶禮椒蘭飲德即奉於英標
豈謂殊私先治妙翰載認撫勤之旨伏深感著

之懷

副使

參奉聘儀謹修鄰好言由盛府將奉溫儀認謙
禮之載加辱榮緘之見問其為悚荷曷既敷陳
回中京留守狀

載旒將命方塵于隰之行促駕經途載仰維垣
之重敢期英念先枉珍函認謙禮之彌加固銘
懷而斯左

副使

獲貳使輅嗣修時聘屆名城之其邇沐芳翰之
見臨為禮至優感懷增厚

謝堯王請赴筵狀

受書講信方歷於名都折俎申歡過軼藹於厚
禮仍貽芳翰曲示寵招即諧款奉之私但切欣
銘之素

副使

參持慶幣獲屈樂都過形削牘之勤曲示犒賓
之禮載欽嘉召彌極感悰

謝中京留守請赴筵狀

適傳軺馭甫憇都城俄推置醴之勤仍沐裁緘
之召永言銘載豈易述宣

副使

修聘寶隣停驂分府遽承芳檢曲示寵招苟主
禮之載豐實感懷而增厚

謝中京留守餞送狀

年聘成儀使旌復命都城就館重煩延接之私
祖帳飛觴彌示眷勤之厚仰欽優待增極鄙悰

副使

獲馳介乘欽奉隣歡方揭節以言還沐至郊而
為餞感藏斯至染述奚周

謝堯王餞送狀

已達聘儀再由都會荷眷勤之彌渥加宴餞以
過豐其在銘懷固非勝道

副使

參修聘問回歷都畿遽修祖道之儀實厚送賓之禮其為悚佩無假開陳

安陽集卷第三十九

安陽集卷第四十

宋忠獻魏王韓琦著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制詞

中書試制詔三道

邊鎮節度使加同平章事制限二百字以上成

門下朕奉承先猷統理四海雖兩階之舞惟文德之內修而十乘之行亦元戎之外倚向匪功名自立忠義無渝負全師保勝之謀得守塞安邊之策則曷以委之扞蔽假以綏懷仗節臨戎方號軍鋒之冠承天象極宜兼鼎席之崇甄於

爾勞蔽自余志用消良日敷告廣朝具官某個
儻不羣方毅無撓蘊沉謀而必斷持勇節而甚
高練鈐決之符兵韜盡達隨詩書之府儒術兼
優中外迭更恪勤罔懈問者顧守方之要擇制
聞之行以文武兼備之才膺左右皆師之選輟
于近著建以高牙而能安輯封垂訓齊候伍申
令惟信均饗必豐運籌先決於帷中所賜率分
於麾下無開生事之隙將成殄寇之勲偉望益
隆休聲日至朕代天理物制祿勸能惟功是圖
在賞奚吝是用即軍而頒命加寵以旌賢俾參
三事之聯實聳萬夫之觀於戲將相之任為臣

極榮疆鄙之權所寄良重吾恩甚渥汝報可知
無煩訓辭惟自勗厲

中書舍人除御史丞制

限一百五十
字以上成

勅南臺風憲之重中執大夫之亞彈治非法表
儀群官必取嚴明自修方重不撓者以稱其任
我甄髦彥僉實宜之具官某文雄學優材敏行
潔深明當世之務兼蘊幹時之謀而自砥節仕
塗奮庸朝路處議必當居官可稱委之使煩繁
根以別平利器察其守道白璧無求於厚取羣
者擢下近署進處西曹專典命書且觀才業而
能發揮溫雅之號演明深厚之辭朝采益光吾

訓增重矧以編摩之暇間陳忠鯁之言誠存告
猷事亦獻諫體宜絲四禁之任往司三獨之權
爾其振緝紀綱張大職業守正則補于予治持
祿則壞于爾官務求厥中毋忝休命

誠勵風俗浮薄詔限二百字

夫革文變薄者興治之大砥名礪行者為士之
常故清淨則化行端慤而名顯康世導俗率繇
斯舉朕保宥黎獻輯寧區域納上穹之祐衣前
人之言以周文之小心漢光之柔道惟兢惟業
勒覽萬機曷嘗不獻諫本體元廢奢長儉推行
忠厚之教獻諫任廉良之人蓋將欲抑浮偽之

風崇禮讓之訓嘉與宇內同臻是余然而人性
易流俗尚難一久安涵養之惠寔啓澆漓之源
多行險以期榮作擇利而安已人或有善敵之
而不言官或任權靡然而爭附婦姑求勝朋比
相高苟茲蔽之非悛實有邦之甚蠹是用特申
明諭徧飭多方各宜履道求中飭躬希古罔沽
譽以干進思首公而盡規官之修則上必聞效
之實則名自至朝有祿位本觀賢才儻行已以
毋邪在旌能而孰吝告于中外當體余言

王堯臣除翰林學士制

勅王者發號裁訓所以風四方而熙衆務也故

前代贊辭視草雖以名臣掌之而其任未著唐
以文治始盛禁林之選我朝因舊建職恩禮差
峻須才而召儒者榮之以爾具官王堯臣冲履
夷懷清猷敏行言必可復而有端士之目動率
由禮而有古人之風鄉者旌其藝文升冠多士
更集郡條之最又陪詞館之游使以煩而益精
語其進則無競而自述其材美擢典命書敷余
制以甚明稽作者而笑愧覆刑讞則輕重皆當
提京局則綱領畢修於歲勞休厥朝論宜錄
西省之祕進預北門之直爾其蹈賢哲之範思
職業之舉出令之始務切於事機備對之間勿
忘於黜正毋以文翰專為汝能往服茂恩以永
來譽

郭積除刑部員外郎制

勅具官郭積中臺憲曹掌天下刑獄分置郎屬
許決眾務今雖外領它局然職望尤峻非素課
之美者未嘗輕授以爾操尚中立資性外和早
富藝文實冠鄉選逮優中辭等隨牒更任奉已
以廉著居官以幹聞治成均之業而善誘後來
讐麗正之書而多得前誤出貳郡條之寄入參
邦計之煩風力愈修盤錯盡解適稽官簿當質
歲成進陪司寇之職尚贊理財之位養若余命

懋我爾勤

魏昭晒除防禦使制

勅國家嚴武備治軍行參設使名式過于外所以踵唐舊而獎材臣也以爾具官魏昭晒柔謹自將和愿有守早緣戚體之愛升預禁墀之職煩局所更勞簿可錄卿嘉宣納之義擢司擯贊之職貳馬政以有蕃閱兵符而無濫遽形囊秦願假郡麾典輔藩之雄且稽於善教申先賞之勸宜責於後勤住佩朝恩母隳世代

王克基除東上閣門使制

勅漢制諛者有僕射以統其屬今二閣置使通領擯贊之職若功次爲久則序而升之以爾某宮主克基性順而和行廉而固早繇勲戚之績寢服軒墀之列凡任于事率能其稱暨銓武材益集官最錄其勤舊優以褒遷宜升方闥之崇更示橫班之寵勉修而效以對朕恩

龍昌期等授試國子四門助教制

勅益州進士龍昌期等夫舉高節顯儒行使聞者知善必期報驩然有嚮道之心國之良教也以爾等學以爲己名不求達或治業有本而盡經府之奧或誨人甚廣而爲州塾所稱白首無違環堵自樂屬使輅之去復迹鄉譽以來聞宜

其終
黜諱遠俗之風借綴上庠之籍服余甄命以克

夏隨除觀察使制

勅古之君天下者以幅員之廣慮耳目之所未
究也故分道遣使舉吏之臧否候民之病利而
達于上有唐庶察之選益其任也今職廢爲官
名品逾重非簡時傑賞舊勞則罔或命焉以爾
具官夏隨器懷沉敏行實端方早圖世勲階籍
宗列朕肇開儲邸擇相實儀建于纂承亟用甄
推而能勤劬自謹謙畏不矜精力一心局事毋
累掌武選則銓藻有叙統邊戍則綏御得宜問

以親嫌歸奉朝請方試才而思用爰先賞以勸
功俾正觀風之名往莅作藩之寄噫銜寵則其
悔必速修政則厥庸乃豐善宣教條用服予訓
李端愿除西上閣門使制

勅典禁閤之籍辨廷謁之儀寵建使名實甄材
彥以爾具官李端愿操尚冲約業履淳篤襲世
資而動守禮法居戚苑而行同寒素勤辦乃事
孝聞於家會以歲勞宜有恩進爰崇宮闈之秩
兼厚沁園之親訓緝兵團仍茲舊職爾其以已
能思效以忠訓自修則百辟四方知朕不私於
賞也

吳有隣除駕部員外郎制

勅具官吳有隣國家推公以馭群吏責實而張課法惟後勤已效則前過可忘以爾早擢儒科久參朝序寔階郎省出領郡符自抵憲條得原慶典降居莞推之任用推拔拭之恩省躬甚剛祇局無懈念歲勞之克著稽賞格以當遷進升司僕之曹且示懋官之訓體予甄錄更務檢脩

王果除諸司使制

勅具官王果以經藝之長升于仕版以法令之允實彼朝綏方任幹明之才式推奇正之學遂移閨籍更服禁聯俾司邊壘之雄善撫兵屯之肅載稽勞簿優進寵階宜欽增秩之恩勉著安民之效

江中立除祕書丞制

勅具官江中立國家用人之法必稽吏考之善否而升黜之苟最有可稱則賞亦宜信以爾業文中第累勤莅官鄉參史觀之聯遠賦縣同之政屬周歲閏當較治能即遷本丞實宜通序宜思恪謹以副寵甄

高繼隆除諸司使制

勅具官高繼隆早服禁聯勤修吏最荐委典戎之任備觀經武之能西垂制衝鈴策爲重且正

使名之授往提師律之嚴勉效爾為勿孤余獎

韓鑑除祥符縣主簿制

勅具官韓鑑早繇陰補方限選條屬乃家嚴膺
吾使任顧蜀道之遠且有庇宗之祈惟赤邑之
雄願承勾簿之乏宜旌寵寄俾漸仕階

穆思齊除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穆思齊曉城旦之書而升仕階宰縣同
之政而集官最薦章交上參應恩格廷尉之屬
永選甚清用疇爾勞其報余賞

陳道古除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陳道古早修門法來服仕階備承率於

卿聯幹財煩於京務職勞甚著課格當遷理官
司平選屬為謹往虔恩賞勤紹世風

柯慶文除著作佐郎制

具官柯慶文早決雋科荐居官次遠從州辟勤
著吏能屢閱薦章來稱美課約史有貳於仕尤
清信吾賞條旌爾成效

莫褒除大理評事制

勅具官莫褒以爾早緣蔭格參服仕途預禮範
之貞最成來上信鄉棘之議恩陟宜優往踐榮
階更圖爾效

李迪曾祖在欽贈太師制

初王者躬郊廟之祀答神靈之休美莫敢專以
黜尊上之義孝而能饗益達奉先之誠因是廣
恩庶能知教矧惟丞弼之舊方均左右之勞用
舉徽章貴于曾世具官李迥曾祖贈太師在欽
冲懷弗競潛德甚高天爵之修遂忘於君仕家
善之積爰啓於孫謀是生忠實之臣存正鈞衡
之位鄉辭台路往殿國藩宜乎渙號之文特需
寵親之澤維師命秩飾壤推榮英魄想存尚克
歆荷

曾祖母潘氏追封魯國太夫人制

勅迺者寶元冬仲景至協辰有事泰壇昭答靈
貺均慶方夏漏澤泉壤所以勸臣勞而勵宗孝
治也具官李某曾祖母潘氏壺儀咸備家範早
修謹婦道以可宗監女圖而母越善祥有報良
嗣聿興為時正人作朕賢弼適優賢於邦翰屬
展采於陽郊增崇曲阜之封姑慰幽塗之魄

祖令珣贈中書令制

勅朕嚴祀紫壇祗裸清廟精意以感故瑞福永
光慶澤所被故幽明必通知公台亮直之臣寵
藩翰撫綏之寄宜褒祖德載厚恩章具官李某
祖贈太師令珣志行醇深襟懷信實早升仕版
進服朝聯當藝祖之開基指僭邦而伐罪屢陳

奇策簡在聖心計府商功邦財增美郡條賦政
民瘼必蠲彌嘉異等之勞將圖不次之用位未
充量遽歎於云亡善及于孫果彰於有後荐登
爰立之任方倚于宣之良肆類克成顯親有典
式正鳳池之拜庶光馬鬣之封魂芳有知欽此
優命

祖母白氏追封國太夫人制

勅郊報之重陟配有嚴朝渙所均上下咸暨推
是及先之寵存乎勸後之經具官李某祖母白
氏德稟柔剛性齟齬淑茂嬪于令族綽有懿風
惟慈德之流光祐孝孫而興緒入爲良輔謀必
盡忠出殿大邦惠深及物祀儀方舉慶典惟行
宜旌祖妣之賢載易國封之大魂而不昧服我
恩休

祈福道場白文

伏以花雨稱祥適丁於令節貝文演妙虔奉於
真詮爰擇淨居式延開士贊佛乘之利益助宸
歷之鴻長伏惟尊號皇帝陛下仁惠宅中睿明
臨下謹天經而齟齬治設神理以寧人畫象寬
刑協敷於邦教斲雕興儉丕變於民風屬端月
之肇新願縣區之咸乂群靈俱泰庶務交修思
與黎氓同均瑞福啓法筵於紺宇來寶施於丹

闡集此勝因仰資盛日皇帝伏願聖猷永茂皇
緒寢昌慧日破昏遐膺於煦育慈雲蔭物畢遂
於蕃滋凡居普率之間共洽熙平之化

祈福道場功德疏文

伏以金繩闢宇式見於莊嚴貝葉披文爰資於
勝利屬聖神之撫運顧景序之方春庶職熙康
萬靈和樂順茲佳節虔禮真乘修淨供以惟嚴
輯善因而彌衍伏願覺慈廣覆慧力周施錫無
疆之休增延於睿歷演其盛之福普及於蒸民
凡在幅員永符歸嚮

安陽集卷第四十

